

# 呻吟語卷之三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新安裔孫燕昭重校刊

## 內篇

### 應務

閒暇時留心不成倉卒時措手不得胡亂支吾任其成敗或悔或不悔事過後依然如昨世之人如此者百人而百也凡事豫則立此五字極當理會

道眼在是非上見情眼在愛憎上見物眼無別白渾沌而已

實見得是時便要斬釘截鐵脫然爽潔做成一件事不可拖泥帶水靠壁倚墻

人定眞足勝天今人但委於天而不知人事之未定耳夫冬氣閉藏不能生物而老圃能開冬花結春實物性蠢愚不解人事而鳥師能使雀奕棊蛙教書況於能爲之人事而可委之天乎

責善要看其人何如其人可責以善又當自盡長善救失之道無指摘其所忌無盡數其所失無對人無峭直無長言無累言犯此六戒雖忠告非善道矣其不見聽我亦且有過焉何以責人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問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節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衆人之所混同賢者執之賢者之所束縛聖人融之

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人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以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恒情多闇於遠識小人不便於已私羣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自古皆然故君子愼之

辨學術談治理直須窮到至處讓人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便言者蓋道理古今之道理政事國家之政事務須求是乃已我兩人皆置之度外非求伸我也非

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心易氣爲辨家第一
法纔聲高色厲便是沒涵養

五月繅絲正爲寒時用八月績麻正爲暑時用平日涵
養正爲臨時用若臨時不能駕御氣質張主物欲平
日而曰我涵養吾不信也夫涵養工夫豈爲涵養時
用哉故馬蹶而後求轡不如操持之有常輻拆而後
爲輸不如約束之有素其備之也若迂正爲有時而
用也

膚淺之見偏執之說傍經據傳也近一種道理究竟到
精處都是浮說陂辭所以知言必須胷中有一副極
準秤尺又須在堂上而後人始從不然窮年聚訟其

誰主持耶

纖芥衆人能見置纖芥於百里外非驪龍不能見疑似賢人能辨精義而至入神非聖人不能辨夫以聖人之辨語賢人且滋其惑況衆人乎是故微言不入世人之耳

理直而出之以婉善言也善道也

因之一字妙不可言因利者無一錢之費因害者無一力之勞因情者無一念之拂因言者無一語之爭或曰不幾於徇乎曰此轉人而徇我者也或曰不幾於術乎曰此因勢而利導者也故惟聖人善用因智者善用因

處世常過厚無害惟爲公持法則不可

天下之物紆徐柔和者多長迫切躁急者多短故烈風驟雨無崇朝之威暴漲狂瀾無三日之勢催拍促調非百板之聲疾策緊銜非千里之轡人生壽夭禍福無一不然褊急者可以思矣

幹天下事無以期限自寬事有不測時有不給常有餘於期限之內有多少受用處

將事而能弭當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凡禍患以安樂生以憂勤免以肆生以謹約免以觖

望生以知足免以多事生以慎動免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撼大推堅要徐徐下手久久見功默默留意攘臂極力一犯手自家先敗

昏暗難諭之識優柔不斷之性剛愎自是之心皆不可與謀天下之事智者一見即透練者觸類而通困者熟思而得三者之所長謀事之資也柰之何其自用也

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若見眼前快意便了此最無識故事有當怒而君子不怒當喜而君子不喜

當爲而君子不爲當已而君子不已者衆人知其一君子知其他也

柔而從人於惡不若直而挽人於善直而挽人於善不若柔而挽人於善之爲妙也

激之以理法則未至於惡也而奮然爲惡媿之以情好則本不徙義也而奮然向義此遊說者所當知也

善處世者要得人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失不惟帝王爲然雖二人同行亦離此道不得

察言觀色度德量力此八字處世處人一時少不得底

人有言不能達意者有其狀非其本心者有其言貌誣

其本心者君子觀人與其過察而誣人之心寧過恕
以逃人之情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防其肆特爲之立中以的之
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太嚴責人不可太盡然
後可以同歸於道不然是驅之使畔也

天下之事有速而迫之者有遲而耐之者有勇而劫之
者有柔而折之者有憤而激之者有喻而悟之者有
獎而歆之者有甚而淡之者有順而緩之者有積誠
而感之者要在相機因時舛施未有不敗者也

論眼前事就要說眼前處置無追既往無道遠圖此等
語雖精無裨見在也

我益智人益愚我益巧人益拙何者相去之遠而相責之深也惟有道者智能諒人之愚巧能容人之拙知分量不相及而人各有能不能也

天下之事只定了便無事物無定主而爭言無定見而爭事無定體而爭

至人無好惡聖人公好惡衆人隨好惡小人作好惡

僕隸下人昏愚者多而理會人意動必有合又千萬人不一二也居上者往往以我責之不合則艴然怒甚者繼以鞭笞則彼愈惶惑而錯亂愈甚是我之過大於彼也彼不明而我當明也彼無能事上而我無量容下也彼無心之失而我有心之惡也若忍性平氣

指使而面命之是兩益也彼我無苦而事有濟不亦可乎詩曰匪怒伊教書曰無忿疾於頑此學者涵養氣質第一要務也

或問士大夫交際禮與曰禮也古者睦隣國有享禮有私覿士大夫相見各有所贄鄉黨亦然婦人亦然何可廢也曰近者嚴禁之何也曰非禁交際禁以交際行賄賂者也夫無緣而交無處而餽其餽也過情謂之賄可也豈惟嚴禁即不禁君子不受焉乃若宿在交知情猶骨肉數年不見一飯不相留人情乎數千里來一揖而告別人情乎則彼有餽遺我有贈送皆天理人情之不可已者也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

度絶人逃世情所不安余謂秉大政者貴持平不貴
一切持平則有節一切則愈潰何者勢不能也

古人愛人之意多今日惡人之意多愛人故人易於改
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常易行惡人故人甘於自
棄而視我也常讐我之言益不入

觀一葉而知樹之死生觀一面而知人之病否觀一言
而知識之是非觀一事而知心之邪正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若切
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
非直遠禍亦以留人掩飾之路觸人悔悟之機養人
體面之餘亦天地涵蓄之氣也

父母在難盜能爲我救之感乎曰此不世之恩也何可以弗感設當用人之權此人求用可薦之乎曰何可薦也天命有德帝王之公典也我何敢以私恩奸之設當理刑之職此人在獄可縱之乎曰何可縱也天討有罪天下之公法也我何敢以私恩骫之曰何以報之曰用吾身時爲之死可也用吾家時爲之破可也其他患難與之共可也

凡有横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喜奉承是箇愚障彼之甘言卑辭隆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

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愚也乃以為相沿舊規責望於賢者遂以不奉承恨之甚者羅織而害之其獲罪國法聖訓深矣此居要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則可果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疑心最害事二則疑不二則不疑也然則聖人無疑乎曰聖人只認得一箇理因理以思順理以行何疑之有賢人有疑惑於理也眾人多疑惑於情也或曰不疑而為人所欺柰何曰學到不疑時自然能先覺況

不疑之學至誠之學也狡偽亦不忍欺矣

以時勢低昻理者衆人也以理低昻時勢者賢人也惟

理是視無所低昻者聖人也

貧賤以傲爲德富貴以謙爲德皆賢人之見耳聖人只

看理當何如富貴貧賤除外算

成心者見成之心也聖人胷中洞然淸虛無箇見成念

頭故曰絕四今人應事宰物都是成心縱使聰明照

得破畢竟是意見障

凡聽言要先知言者人品又要知言者意向又要知言

者識見又要知言者氣質則聽不爽矣

不須犯一口說不須着一意念只恁眞眞誠誠行將去

久則自有不言之信默成之孚薰之善良徧為爾德者矣堿蓬生於堿地燃之可堿鹽蓬生於鹽地燃之可鹽

世人相與非面上則口中也人之心固不能掩於面與口而不可測者則不盡於面與口也故惟人心最可畏人心最不可知此天下之陷阱而古今生死之衢也予有一拙法推之以至誠施之以至厚持之以至慎遠是非讓利名處後下則夷狄鳥獸可骨肉而腹心矣將令深者且傾心險者且化德而何陷阱之予及哉不然必予道之未盡也

處世只一恕字可謂以己及人視人猶己矣然有不足

以盡者天下之事有已所不欲而人欲者有已所欲
而人不欲者這裏還須理會有無限妙處

寧開怨府無開恩竇怨府難充而恩竇易擴也怨府易
閉而恩竇難塞也閉怨府爲福而塞恩竇爲禍也怨
府一仁者能閉之恩竇非仁義禮智信備不能塞也

仁者布大德不干小譽義者能果斷不爲姑息禮者
有等差節文不一切以苦人情智者有權宜運用不
張皇以駭聞聽信者素孚人舉措不生衆疑缺一必
無全計矣

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必無敗
何者意見不同也今有仁者義者禮者智者信者五

人焉而共一事互相濟則事無不成互有主則事無不敗仁者欲寬義者欲嚴智者欲巧信者欲實禮者欲文事胡以成此無他自是之心勝而相持之勢均也歷觀往事每有以意見相爭至亡人國家釀成禍變而不顧君子之罪大矣哉然則何如曰勢不可均勢均則不相下勢均則無忌憚而行其胸臆三軍之事卒伍獻計偏裨謀事主將斷一何意見之敢爭然則善天下之事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

萬弊都有箇由來只救枝葉成得甚事

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

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逸則不勞若先怠緩則後必急躁是事之殃也十行九悔豈得謂之安詳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贏得心中有從容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牵挂極是喫累的

爲善而偏於所向亦是病聖人之爲善度德量力審勢順時且如發棠不勸非忍萬民之死也時勢不可也若認煞民窮可悲而枉已徇人便是欲矣

分明不動聲色濟之有餘却露許多痕迹費許大張皇

最是拙工

天下有兩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竟止有一可耳

聖人處事有變易無方底有執極不變底有一事而所處不同底有殊事而所處一致底惟其可而已自古聖人適當其可者堯舜禹文周孔數聖人而已當可而又無迹此之謂至聖

聖人處事如日月之四照隨物為影如水之四流隨地成形已不與也

使氣最害事使心最害理君子臨事平心易氣

昧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故

于事鮮克有濟惟智者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存能亡能顯能藏舉世懼且疑而彼確然爲之卒如所料者見先定也

字到不擇筆處文到不修句處話到不檢口處事到不苦心處皆謂之自得自得者與天遇

無用之朴君子不貴雖不事機械變詐至於德慧術知亦不可無

神清人無忽語機活人無凝事

非謀之難而斷之難也謀者盡事物之理達時勢之宜意見所到不患其不精也然衆精集而兩可斷斯難矣故謀者較尺寸斷者較毫釐謀者見一方至盡斷

者會八方取中故賢者皆可與謀而斷非聖人不能也

人情不便處便要廻避彼雖難於言而心厭苦之此慧者之所必覺也是以君子體悉人情悉者委曲周至之謂也恤其私濟其願成其名泯其迹體悉之至也感人淪於心骨矣故察言觀色者學之麤也達情會意者學之精也

天下事只怕認不眞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爲行止認得眞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間一被謗誹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

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愚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衆論自息即萬一不成而我所爲者合下便是當爲也論不得成敗

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爲而値可爲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討不得成敗如圍成不克何損於舉動竟是成當墮耳孔子爲政於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只事這箇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或問處以下人是應得下他不曰若應得下他如子弟之下父兄這何足道然亦不是卑諂而猶人以非禮

之恭只是無分毫上人之心把上一著前一步儘着
别人占天地間惟有下面底最寛後面底最長
士君子在朝則論政在野則論俗在廟則論祭禮在喪
則論喪禮在邊圉則論戰守非其地也謂之羨談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
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殺
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
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非首任非獨任不可為禍福先福始禍端皆危道也士
君子當大事時先人而任當知慎果二字從人而行
當知明哲二字明哲非避難也無裨於事而祗自沒

耳

養態士大夫之陋習也古之君子養德德成而見諸外者有德容見可怒則有剛正之德容見可行則有果毅之德容當言則終日不虛口不害其爲默當刑則不宥小故不害其爲量今之人士大夫以寬厚渾涵爲盛德以任事敢言爲性氣銷磨憂國濟時者之志使之就文法走俗狀而一無所展布嗟夫治平之世宜爾萬一多故不知張眉吐膽奮身前步者誰也此前代之覆轍也

處事先求大體居官先厚民風

臨義莫計利害論人莫計成敗

一人覆屋以瓦一人覆屋以茅謂覆瓦者曰子之費十倍予然而蔽風雨一也覆瓦者曰茅十年腐而瓦百年不碎子百年十更而多以工力之費屢變之勞也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有堅久之費貽屢變之勞是之謂工無用害有益天下之愚亦莫大於狃朝夕之近忘久遠之安是之謂欲速成見小利是故樸素渾堅聖人制物利用之道也彼好文者惟樸素之恥而靡麗夫易敗之物不智甚矣或曰靡麗其渾堅者可乎曰既渾堅矣靡麗奚爲苟以靡麗之費而爲渾堅之資豈不尤渾堅哉是故君子作有益則輕千金作無益則惜一介假令無一介之費君子亦不作無益

何也不敢以耳目之玩啓天下民窮財盡之禍也

遇事不妨詳問廣問但不可有偏主心

輕言驟發聽言之大戒也

君子處事主之以鎮靜有主之心運之以圓活不拘之用養之以從容敦大之度循之以推行有漸之序待之以序盡必至之效又未嘗有心勤效遠之悔今人臨事纔去安排又不耐躊躕草率含糊與事拂亂豈無倖成竟不成箇處事之道

君子與人共事當公人己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歸諸人也

有當然有自然有偶然君子盡其當然聽其自然而不

惑於偶然小人泥於偶然拂其自然而棄其當然噫
偶然不可得并其當然者失之可哀也

不爲外撼不以物移而後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彼悅之
則悅怒之則怒淺衷狹量麄心浮氣婦人孺子能笑
之而欲有所樹立難矣何也其所以待用者無具也

明白簡易此四字可行之終身役心機擾事端是自投
劇網也

水之流行也礙於剛則求通於柔智者之於事也礙於
此則求通於彼執礙以求通則愚之甚也徒勞而事
不濟

計天下大事只在要緊處一着留心用力别箇都顧不

得譬之弈棋只在輸贏上留心一馬一卒之失渾不放在心下若觀者以此預計其高低弈者以此預亂其心目便不濟事況善籌者以與為取以喪為得善弈者餌之使吞誘之使進此豈尋常識見所能策哉乃見其小失而遽沮撓之擯斥之英雄豪傑可為竊笑矣可為慟惋矣

夫勢智者之所藉以成功愚者之所逆以取敗者也夫勢之盛也天地聖人不能裁勢之衰也天地聖人不能振亦因之而已因之中寓處之權此善用勢者也乃所以裁之振之也

士君子抱經世之具必先知五用五用之道未得而漫

嘗試之此小丈夫技癢童心之所爲也事必不濟是故貴擇人不擇可與共事之人則不旣厥心不堪其任或以虛文相欺或以意見相傾譬以玉杯付小兒而奔走於崎嶇之峯也是故貴達時時者成事之期也機有可乘會有可際不先不後則其道易行不違於時譬投種於堅凍之候也是故貴審勢勢者成事之藉也登高而招順風而呼不勞不費而其功易就不審於勢譬行舟於平陸之地也是故貴慎發左盼右望長慮却顧實見得利矣又思其害實見得成矣又慮其敗萬無可虞則執極而不變不慎所發譬夜射儀的也是故貴宜物夫事有當蹈常襲故者有當

改絃易轍者有當與廢舉墜者有當救偏補敝者有
以小棄大而卒以成其大者有理屈於勢而不害其
爲理者有當三令五申者有當不動聲色者不宜於
物譬苗莠兼存而玉石俱焚也嗟夫非有其具之難
而用其具者之難也

腐儒之迂說曲士之拘談俗子之庸識躁人之淺見譎
者之異言憸夫之邪語皆事之賊也謀斷家之所忌
也

智者之於事有言之而不行者有所言非所行者有先
言而後行者有先行而後言者有行之旣成而始終
不言其故者要亦爲國家深遠之慮而求以必濟而

己

善用力者就力善用勢者就勢善用智者就智善用財者就財夫是之謂乘乘者知幾之謂也失其所乘則倍勞而功不就得其所乘則與物無忤于我無困而天下享其利

凡酌量天下大事全要箇融通周容憂深慮遠營室者之正方面也遠視近視曰有近視正而遠視不正者較長較短曰有準于短而不準于長者應上應下曰有合于上而不合于下者顧左顧右曰有協于左而不恊于右者旣而遠近長短上下左右之皆宜也然後執繩墨運木石鳩器用以定萬世不拔之基今之

處天下事者麄心浮氣淺見薄識得其一方而固執以求勝以此圖久大之業爲治安之計難矣

字經三書未可遽眞也言傳三口未可遽信也

巧者氣化之賊也萬物之禍也心術之蠹也財用之災也君子不貴焉

君子之處事有眞見矣不遽行也又驗衆見察衆情恊諸理而恊恊諸衆情衆見而恊則斷以必行果理當然而衆情衆見之不恊也又委曲以行吾理旣不貶理又不駭人此之謂理術噫惟聖人者能之獵較之類是也

斡天下大事非氣不濟然氣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揚

掀天揭地事業不動聲色不驚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為第一妙手便是入神譬之天地當春夏之時發育萬物何等盛大流行之氣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豈無風雨雷霆亦只時發間出不顯匠作萬物之迹這才是化工

疎于料事而拙于謀身明哲者之所懼也

實處著脚穩處下手

姑息依戀是處人大病痛當義處雖處骨肉亦要果斷鹵莽徑直是處事大病痛當緊要處雖細微亦要檢點

正直之人能任天下之事其才其守小事自可見若說

小事且放過大事到手才見擔當這便是飾說到大事定然也放過了松栢生小便直未有始曲而終直者也若用權變時另有較量又是一副當說話

無損損無益益無通通無塞塞此調天地之道理人物之宜也然人君自奉無嫌於損損於百姓無嫌於益益君子擴理路無嫌於通通杜欲竇無嫌於塞塞

事物之理有定而人情意見千岐萬徑吾得其定者而行之即形迹可疑心事難白亦付之無可奈何若惴惴畏譏瑣瑣自明豈能家置一喙哉且人不我信辯之何益人若我信何事於辯若事有關涉則不當以緘默妨大計

處人處己處事都要有餘無餘便無救性此裏甚難言

悔前莫如愼始悔後莫如改圖徒悔無益也

居鄉而囿於數十里之見硜硜然守之也百攻不破及遊大都見千里之事茫然自失矣居今而囿於千萬人之見硜硜然守之也百攻不破及觀墳典見千萬年之事茫然自失矣是故囿見不可狃狃則狹狹則不足以善天下之事

事出於意外雖智者亦窮不可以苛責也

天下之禍多隱成而卒至或偶激而遂成隱成者貴預防偶激者貴堅忍

當事有四要際畔要果決怕是綿執持要堅耐怕是脆

機括要深沉怕是淺應變要機警怕是遲

君子動大事十利而無一害其舉之也必矣然天下無十利之事不得已而權其分數之多寡利七而害三則吾全其利而防其害又較其事勢之輕重亦有九害而一利者爲之所利重而所害輕也所利急而所害緩也所利難得而所害可救也所利久遠而所害一時也此不可與淺見薄識者道

當需莫厭久久時與得時相隣若憤其久也而決絕之是不能忍於斯須而甘棄前勞坐失後得也此從事者之大戒也若看得事體審便不必需即需之久亦當速去

朝三暮四用術者誠詐矣人情之極致有以朝三暮四爲便者有以朝四暮三爲便者要在當其所急猿非愚其中必有所當也

天下之禍非偶然而成也有輳合有摶激有積漸輳合者雜而不可解在天爲風雨雷電在身爲多過在人爲朋奸在事爲衆惡遭會在病爲風寒暑濕合而成痺摶激者勇而不可禦在天爲迅雷大雹在身爲忿狠在人爲橫逆卒加在事爲驟感成凶在病爲中寒暴厥積漸者極重而不可反在天爲寒暑之序在身爲罪惡貫盈在人爲包藏待逞在事爲大敝極壞在病爲血氣衰羸痰火蘊鬱奄奄不可支此三成者理

勢之自然天地萬物皆不能外禍福之來恒必由之故君子爲善則籍衆美而防錯履之多奮志節而戒一朝之怒體道以終身孜孜不倦而絕不可長之欲

再之畧不如一之詳也一之詳不如再之詳也再詳無後憂矣

有餘當事之妙道也故萬無可慮之事備十一難事備百一大事備千一不測之事備萬一

在我有餘則足以當天下之感以不足當感未有不困者識有餘理感而卽透才有餘事感而卽辦力有餘任感而卽勝氣有餘變感而不震身有餘內外感而不病

語之不從爭之愈勍名之乃驚不語不爭無所事名忽忽寘寘吾事已成彼亦懵懵昔人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予以爲動聲色則不能措天下於泰山矣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天下之事在意外者常多衆人見得眼前無事都放下心明哲之士只在意外做工夫故每萬全而無後憂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今人見人敬慢輒有喜愠心皆外重者也此迷不破胷中冰炭一生

有一介必吝者有千金可輕者而世之論取與動曰所直幾何此亂語耳

才猶兵也用之伐罪弔民則爲仁義之師用之暴寡凌弱則爲刼奪之盜是故君子非無才之患患不善用才耳故惟有德者能用才

藏莫大之害而以小利中其意藏莫大之利而以小害疑其心此愚者之所必墮而智者之所獨覺也

今人見前輩先達作事不自振拔輙生嘆恨不知渠當我時也會嘆恨人否我當渠時能免後人嘆恨否事不到手責人儘易待君到手時事事努力不輕放過便好只任嘵嘵責人他日縱無可嘆恨今日亦浮薄子也

區區與人較是非其量與所較之人相去幾何

無識見底人難與說話偏識見底人更難與說話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於小人即得之未必榮而況無益於得以博小人之名又小人而愚者

方嚴是處人大病痛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泛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豈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恁踽踽凉凉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箇礙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謀天下後世事最不可草草當深思遠慮衆人之識天

下所同也淺昧而狃於目前其次有衆人看得一半者其次豪傑之士與練達之人得其大槩者其次精識之人有曠世獨得之見者其次經綸措置當時不動聲色後世不能變易者至此則精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此之謂大智此之謂眞才若偶得之見借聽之言翹能自喜而攘臂直言天下事此老成者之所哀而深沉者之所懼也

而今只一箇苟字支吾世界萬事安得不廢弛

天下事要乘勢待時譬之决癰待其將潰則病者不苦而癰自愈若虺蝮毒人雖卽砭手斷臂猶遲也

飯休不嚼就嚥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

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做

參苓歸芪本益人也而與身無當反以益病親厚懇切本愛人也而與人無當反以速禍故君子慎焉

兩相磨盪有皆損無俱全特大小久近耳利刄終日斷割必有缺折之時砥石終日磨礱亦有虧消之漸故君子不欲敵人以自全也

見前面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反觀爲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爲難此舉世之所迷而智者之獨覺也

譽旣汝歸毀將安辭利旣汝歸害將安辭功旣汝歸罪將安辭

上士會意故體人也以意觀人也亦以意意之感人也
深於骨肉意之殺人也毒於斧鉞鷗鳥知漁父之機
會意也可以人而不如鷗乎至於徵色發聲而不觀
察則又在色斯舉矣之下

士君子要任天下國家事先把本身除外所以說策名
委質言自策名之後身已非我有矣况富貴乎若營
營於富貴身家却是社稷蒼生委質於我也君之賊
臣乎天之僇民乎

聖賢之量空闊事到胷中如一葉之泛滄海

聖賢處天下事委曲紆徐不輕狥一已之情以違天下
之欲以破天下之防是故道有不當直事有不必果

者此類是也譬之行道然循曲從遠順其成迹而不敢以欲速適己之便者勢不可也若必欲簡捷直遂則兩京程途正以繩墨破城除邑塞河夷山終有數百里之近矣而人情事勢不可也是以處事要遜以出之而學者接物怕徑情直行

熱鬧中空老了多少豪傑閒淡滋味惟聖賢嘗得出及當熱鬧時也只以這閒淡心應之天下萬事萬物之理都是閒淡中求來熱鬧處使用是故靜者動之母

胷中無一毫欠缺身上無一些點染便是羲皇以上人即在夷狄患難中何異玉燭春臺上

聖人掀天揭地事業只管做只是不費力除害去惡只

管做只是不動氣蹈險投艱只管做只是不動心

聖賢用剛只彀濟那一件事便了用明只彀得那件情便了分外不剩分毫所以作事無痕迹甚渾厚事既有成而亦無議

聖人只有一種才千通萬貫隨事合宜譬如富貴只積一種錢貿易百貨都得衆人之材如貨輕縠雖美不可禦寒輕裘雖温不可當暑又養才要有根本則隨遇不窮運才要有機括故隨感不滯持才要有涵蓄故隨事不敗

坐疑似之迹者百口不能自辨犯一見之眞者百口難奪其執此世之通患也唯聖虛明通變肕合人情如

人之肝肺在其腹中旣無遁情亦無詬執故人有感泣者有愧服者有歡悅者故曰惟聖人爲能通天下之志不能如聖人先要箇虛心

聖人處小人不露形迹中間自有得己處高崖陡塹直氣壯頰皆禍也卽不論取禍近小丈夫矣孟子見樂正子從王驩何等深惡及處王驩與行而不與比雖然猶形迹矣孔子處陽貨只是箇紿法處向魋只是箇躱法

君子所得不同故其所行亦異有小人于此仁者憐之義者惡之禮者處之不失體智者處之不取禍信者推誠以御之而不計利害惟聖人處小人得當可之

宜

被髮於鄉隣之鬬豈是惡念頭但類於從井救人矣聖賢不爲善於性分之外

仕途上只應酬無益人事工夫占了八分更有甚精力時候修正經職業我甞自喜行三種方便甚於彼我有益不面謁人省其疲於應接不輕寄書省其困於裁答不乞求人看顧省其難於區處

士君子終身應酬不止一事全要將一箇靜定心酌量緩急輕重爲後先若應轇轕情處紛雜事都是一味熱忙顚倒亂應只此便不見存心定性之功當事處物之法

儒者先要箇不俗才不俗又怕乖俗聖人只是和人一般中間自有妙處

處天下事先把我字閣起千軍萬馬中先把人字閣起

處毀譽要有識有量今之學者儘有向上底見世所譽而趨之見世所毀而避之只是識不定聞譽我而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眞善惡在我毀譽於我無分毫相干

某平生只欲開口見心不解作吞吐語或曰恐非其難其愼之義予矍然驚謝曰公言甚是但其難其愼在未言之前心中擇箇是字纔脫口更不復疑何吞吐之有吞吐者半明半暗似於開誠心三字礙

接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通

天下之事常鼓舞不見罷勞一衰歇便難振舉是以君子提醒精神不令昏眊役使筋骨不令怠惰懼振舉之難也

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當大事要心神定心氣足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

聽言之道徐審為先執不信之心與執必信之心其失一也惟聖人能先覺其次莫如徐審

君子之處事也要我就事不令事就我其長民也要我

就民不令民就我

上智不悔詳於事先也下愚不悔迷於事後也惟君子多悔雖然悔人事不悔天命悔我不悔人我無可悔則天也人也聽之矣

某應酧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疎忽事後點檢點檢後輙悔客間時慵懶忙時迫急迫急後輙差錯或曰此失先後着耳肯把點檢心放在事前省得點檢又省得悔客肯把急迫心放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掛大率我輩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一謹之不能而謹無益之謹一勤之不能而勤無及之勤於此心倍苦而於事反不詳焉昏懦甚矣書此以自讓

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我不能寧耐事而令事如吾意不則躁煩我不能涵容人而令人如吾意不則譴怒如是則終日無自在時矣而事卒以僨人卒以怨我卒以損此謂至愚

有由衷之言有由口之言有根心之色有浮面之色各不同也應之者貴審

富貴家之災也才能身之殃也聲名謗之媒也歡樂悲

之藉也故惟處順境爲難只是常有懼心退一步做
則免於禍

語云一錯二誤最好理會凡一錯者必二誤蓋錯必悔
作悔作則心凝於所悔不暇他思又錯一事是以無
心成一錯有心成二誤也禮節應對間最多此失苟
有錯處更宜鎮定不可忙亂一忙亂則相因而錯者
無窮矣

衝繁地須鈍人紛雜事遲滯期拂逆時此中最好養火
若決裂憤激悔不可言耐得過時有無限受用

當繁迫事使聾瞽人值追逐時騎瘦病馬對昏殘燭理
爛亂絲而能意念不躁聲色不動亦不後事者其才

器吾誠服之矣

義所當爲力所能爲心欲有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只是無志

玅處先定不得口傳不得臨事臨時相幾度勢或只須色意或只須片言或用疾雷或用積陰務在當可不必彼覺不必人驚却要善持善發一錯便是死生關

意主於愛則詬駡朴擊皆所以親之也意主於惡則奬譽綢繆皆所以讐之也

養定者上交則恭而不迫下交則泰而不忽處親則愛而不狎處疎則眞而不厭

有進用有退用有虛用有實用有緩用有驟用有黙用

有不用之用此八用者宰事之權也而要之歸於濟義不義雖濟君子不貴也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今子弟受父兄之責也尚有所不堪而况他人乎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

禍莫大於不讐人而有讐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

柔勝剛訥止辯讓媿爭謙伏傲是故退者得常倍進者失常倍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

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已孰難小子慎之

中孚妙之至也格天動物不在形迹言語事爲之末苟無誠以孚之諸皆糟粕耳徒勤無益於義鳥抱卵曰孚從爪從子血氣潛入而子隨母化豈在聲色豈事造作學者悟此自不怨天不尤人

應萬變索萬理惟沉静者得之是故水止則能照衡定則能稱世亦有昏昏應酧而亦濟事夢夢談道而亦有發明者非資質高則偶然合也所不合者何限

禍莫大於不體人之私而又苦之讐莫深於不諱人之短而又訐之

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不怕千日密只愁一事疎誠了再無疎處小人掩著徒勞爾心矣譬之於物一毫欠缺久則自有欠缺承當時譬之於身一毫虛弱久則自有虛弱承當時

置其身於是非之外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置其身於利害之外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

余觀察晉中每升堂首領官凡四人先揖堂官次分班對揖將退則余揖手四人又一躬而行一日三人者以公出一人在堂偶忘對班之無人又忽揖下起愧不可言羣吏忍口而笑余揖手謂之曰有事不妨先退揖者退其色頓平昔余令大同日縣丞到任余讓

筆揖手丞他顧而失瞻余面責簿吏曰奈何不以禮告新官丞媿謝終公讌不解容余甚悔之偶此舉能掩人過可補前失矣因識之以充忠厚之端云

善用人底是箇人都用得不善用人底是箇人用不得

以多惡棄人而以小失發端是藉棄者以口實而自取不韙之譏也會有一隸怒撻人余杖而恕之又竊同舍錢又杖而恕之且戒之曰汝慎三犯不汝容矣一日在燕醉而寢余旣行矣而呼之不至旣至托疾實醉也余逐之出語人曰余病不能從遂逐我人曰某公有德器乃以疾逐人耶不知余惡之也以積慼而逐之也以小失則余之拙也雖然彼藉口以自白可

爲他日更主之先容余拙何悔

手段不可太闊太闊則塡塞難完頭緒不可太繁太繁則照管不到

得了眞是非纔論公是非而今是非不但捉風捕影且無風無影不知何處生來妄聽者遽信是實以定是非曰我無私也噫固無私矣采苓止棘暴公巷伯孰爲辯之

固可使之愧也乃使之怨固可使之悔也乃使之怒固可使之感也乃使之恨曉人當如是耶

不要使人有過

謙恐皆居尊之道儉朴皆居富之道故曰卑不學恭貧

不學儉

豪雄之氣雖正多麄只用他一分便足濟事那九分都多了反以僨事矣

君子不受人不得已之情不苦人不敢不從之事

教人十六字誘掖奬勸提撕警覺涵育薰陶鼓舞興作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者媿之則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爲小人

事前忍易正事忍難正事悔易事後悔難

說儘有千說是却無兩是故談道者必要諸一是而後精謀事者必定於一是而後濟

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

分全愼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則失難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

到一處問一處風俗果不大害相與循之無與相忤果於義有妨或不言而默默轉移或婉言而徐徐感動彼將不覺而同歸於我矣若疾言厲色是已非人是激也自家取禍不惜可惜好事做不成

事有可以義起者不必泥守舊例有可以獨斷者不必觀望衆人若舊例當衆人是莫非胷中道理而彼先得之者也方喜舊例免吾勞方喜衆見印吾是何可別生意見以作聰明哉此繼人之後者之所當知也

善用明者用之於闇善用察者用之於疎

你說底是我便從我不是從你我自從是何私之有你說底不是我便不從不是不從你我自不從不是何嫌之有

日用酧酢事事物物要合天理人情所謂合者如物之有底蓋然方者不與圓者合大者不與小者合欹者不與正者合覆諸其上而不廣不狹旁視其隙而若有若無一物有一物之合不相苦窳萬物各有其合不相假借此之謂天則此之謂大中此之謂天下萬事萬物各得其所而聖人之所以從容中賢者之所以精一求衆人之所以醉心夢意錯行亂施者也

事有不當爲而爲者固不是有不當悔而悔者亦不是

聖賢終始無二心只是見得定了做時原不錯做後如何悔即有凶咎亦是做時便大拚如此

心實不然而迹實然人執其然之迹我辨其不然之心雖百口不相信也故君子不示人以可疑之迹不自誣其難辨之心何者正大之心孚人有素光明之行無所掩覆也倘有疑我者任之而已嘵嘵何為

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所以不肯死者將以求死所也死得其所則為善用死矣成仁取義死之所也雖死賢於生也

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不惟惡念就是善念也是不該動的這三日裏時時刻刻只在那所祭者身上

更無別箇想頭故曰精白一心纔一毫雜便不是精白纔二便不是一心故君子平日無邪夢齊曰無雜夢

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告之也望其能改彼及聞之也尚能自白死而彰之夫何爲者雖實過也吾爲掩之

爭利起於人各有欲爭言起於人各有見惟君子以澹泊自處以知能讓人胷中有無限快活處

喫這一箸飯是何人種穫底穿這一疋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廈高堂如何該我住居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獲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

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怠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斯民多矣

只大公了便是包涵天下氣象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離了此五字便是孟浪做

公人易公己難公己易公己於人難公己於人易忘人己之界而不知我之爲誰難公人處人能公者也公己處己亦公者也至於公己於人則不以我爲嫌時當貴我富我泰然處之而不嫌於尊己事當逸我利我公然行之而不嫌於厲民非富貴我逸利我也我者天下之我也天下之名分紀綱於我乎寄則我者

名分紀綱之具也何嫌之有此之謂公己於人雖然猶未能忘其道未化也聖人處富貴逸利之地而忘其身爲天下勞苦卑困而亦忘其身非曰我分當然也非曰我志欲然也譬痛者之必呻吟樂者之必談笑痒者之必爬搔自然而已譬蟬之鳴秋鷄之啼曉草木之榮枯自然而已夫如是雖負之使灰其心怒之使薄其意不能也況此分不盡而此心少怠乎況人情去爭而惟人是責乎夫是之謂忘人己之界而不知我之爲誰不知我之爲誰則亦不知人之爲誰矣不知人我之爲誰則六合混一而太和元氣塞於天地之間矣必如是而後謂之仁

纔下手便想到究竟處

理勢數皆有自然聖人不與自然鬬先之不敢干之從之不敢迎之待之不敢奈之養之不敢強之功在凝精不鍥其鋒妙在默成不揭其名夫是以理勢數皆爲我用而相忘於不爭噫非善濟天下之事者不足以語此

心一氣純可以格天動物天下無不成之務矣

握其機使自息開其竅使自噭發其萌使自崢提其綱使自張此老氏之術乎曰非也二帝三王御世之大法不過是也解其所不得不動投其所不能不好示其所不得不避天下固有抵死而惟吾意指者操之

有要而故斁其心故也化工無他術亦只是如此

對憂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

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此是孟子大排遣初愛敬人時就安排這念頭再不生氣余因擴充排遣橫逆之法此外有十一曰與小人處進德之資也彼侮愈甚我忍愈堅於我奚損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曰不遇小人不足以驗我之量書曰有容德乃大三曰彼橫逆者至於自反而忠猶不得免焉其人之頑悖甚矣一與之校必起禍端兵法云求而不得者挑也無應四曰始愛敬矣又自反而仁禮矣又自反而忠矣我理益直我過益寡其卒也乃不忍於

一逞以掩舊善而與彼分惡智者不爲太史公曰無棄前修而崇新過五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固自昧其天而責我無已公論自明吾亦付之不辯古人云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六曰自反無闕彼欲難盈安心以待之緘口以聽之彼計必窮兵志曰不應不動敵將自靜七曰可避則避之如太王之去邠可下則下之如韓信之跨下古人云身愈詘道愈尊又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八曰付之天天道有知知我者其天乎詩曰投彼有昊九曰委之命人生相與或順或忤或合或離或疎之而親或厚之而疑或偶遭而解或入搆而危魯平公將出而遇臧倉司馬牛爲弟子

而有桓魋豈非命耶十曰外寧必有內憂小人侵陵則懼患防危長慮卻顧而不敢侈然有肆心則百禍潛消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三自反後君子之存心猶如此彼愛人不親禮人不答而遽怒與夫不愛人不敬人而望人之愛敬已也其去橫逆能幾何哉

過責望人亡身之念也君子相與要兩有退心不可兩有進心自反者退心也故剛兩進則碎柔兩進則屈萬福皆生於退反

施者不知受者不知誠動於天之南而心通於海之北是謂神應我意纔萌彼意即覺不俟出言可以默會

是謂念應我以目授之彼以目受之人皆不知兩人
獨覺是謂不言之應我固強之彼固拂之陽異而陰
同是謂不應之應明乎此者可以談兵矣

卑幼有過愼其所以責讓之者對衆不責愧悔不責暮
夜不責正飲食不責正歡慶不責正悲憂不責疾病
不責

舉世之議論有五求之天理而順即之人情而安可揆
聖賢可質神明而不必於天下所同曰公論情有所
便意有所拂逞辯博以濟其一偏之說曰私論心無
私曲氣甚豪雄不察事之虛實勢之難易理之可否
執一隅之見狃時俗之習既不正大又不精明蠅鬪

蛙噭通國成一家之說而不可與聖賢平正通達之識曰妄論造僞投奸譎詭祕爲不根之言播衆人之耳千口成公久傳成實卒使夷由爲蹻蹠曰誣論稱人之善冒無秤尺惑於小廉曲謹感其煦意象恭喜一激之義氣悅一霎之道言不觀大節不較生平不舉全體不要永終而遽許之曰無識之論嗚呼議論之難也久矣聽之者可弗察與

簡靜沉默之人發用出來不可當故停蓄之水一決不可禦也蟄處之物其毒不可當也潛伏之獸一猛不可禁也輕浪驟舉暴雨疾風耳智者不懼焉

平居無事之時則丈夫不可繩以婦人之守也及其臨

難守死則當與貞女烈婦比節接人處衆之際則君子未嘗示人以廉隅之迹也及其任道徙義則當與壯士健卒爭勇

禍之成也必有漸其激也奮於積智者於其漸也絕之於其積也消之甚則决之决之必須妙手譬之瘍然鬱而內潰不如外决成而後决不如早散

涵養不定的惡言到耳先思馭氣氣平再没錯的一不平饒你做得是也帶著五分過失在

疾言遽色厲聲怒氣原無用處萬事萬物只以心平氣和處之自有妙應余褊每坐此失書以自警

嘗見一論人者云渠只把天下事認眞做守得不敗余

聞之甚驚訝竊意天下事儘認眞做去還做得不象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甚道理天下事只認眞做了更有甚說何事不成方今大病痛正患在不肯認眞做所以大綱常正道理無人扶持大可傷心嗟夫武子之愚所謂認眞也與

人人因循昏忽在醉夢中過了一生壞廢了天下多少事惟憂勤惕勵之君子常自惺惺爽覺

明義理易識時勢難明義理腐儒可能識時勢非通儒不能也識時易識勢難識時見者可能識勢非蚤見者不能也識勢而蚤圖之自不至於極重何時之足憂

只有無迹而生疑再無有意而能掩者可不畏哉

令人可畏未有不惡之者惡生毀令人可親未有不愛之者愛生譽

先事體怠神昏事到手忙脚亂事過心安意散此事之賊也兵家尤不利此

善用力者舉百鈞若一羽善用衆者操萬旅若一人

没這點眞情可惜了繁文侈費有這點眞情何嫌於二簋一掬

百代而下百里而外論人只是箇耳邊紙上并迹而誣之那能論心嗚呼文士何可輕論人乎哉此天譴鬼責所係愼之

或問怨尤之念底是難克柰何曰君自來怨尤怨尤出
甚的天之水旱爲虐不怕人怨死自死耳水旱自若
也人之貪殘無厭不怕你尤恨自恨耳貪殘自若也
此皆無可柰何者今且不望君自修自責只將這無
可柰何事惱亂心腸又添了許多痛苦不若澹然安
之討些便宜其人大笑而去

見事易任事難當局者只怕不能實見得果實見得則
死生以之榮辱以之更管甚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
下非之

人事者事由人生也清心省事豈不在人

閉戶於鄉鄰之鬭雖有解紛之智息爭之力不爲也雖

忍而不得謂之楊朱忘家於懷襄之時雖有室家之憂骨肉之難不顧也雖勞而不得謂之墨翟

流俗汚世中眞難做人又跳脫不出只是淸而不激就好

恩莫到無以加處情薄易厚愛重成隙

欲爲便爲空言何益不爲便不爲空言何益

以至公之耳聽至私之口舜蹠易名矣以至公之心行至私之間黜陟易法矣故兼聽則不蔽精察則不眩事可從容不必急遽也

某居官厭無情者之多言每裁抑之蓋無厭之欲非分之求若以溫顏接之彼懇乞無已煩瑣不休非嚴拒

則一日之應酬幾何及部署日看得人有不盡之情抑不使通亦未盡善嘗題二語於私署云要說的儘著都說我不嗔你不該從未敢輕從你休怪我或曰畢竟往日是

同途而遇男避女騎避步輕避重易避難卑幼避尊長

勢之所極理之所截聖人不得而毫髮也故保辜以時刻分死生名次以相鱗分得失引繩之絕墮瓦之碎非必當斷當儆之處君子不必如此區區也

制禮法以垂萬世繩天下者須是時中之聖人斟酌天理人情之至而爲之一以立極無一毫矯拂心無一毫懲創心無一毫一切心嚴也而於人情不苦寬也

而於天則不亂俾天下肯從而萬世相安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和之一字制禮法時合下便有豈不爲美儀禮不知是何人制作有近於迂闊者有近於迫隘者有近於矯拂者大率是箇嚴苛繁細之聖人所爲胷中又帶箇懲創矯拂心而一切之後世以爲周公也遂相沿而守之畢竟不便於人情者成了箇萬世虛車是以繁密者激人躁心而天下皆逃於闊大簡直之中嚴峻者激人畔心而天下皆逃於逍遥放恣之地甚之者乃所敺之也此不可一二指余讀禮蓋心不安而口不敢道者不啻百餘事也而宋儒不察禮之情又於節文上增一重鎖鑰予小子何敢言

禮無不報不必開多事之端怨無不酬不可種難言之恨

## 養生

夫水過之乃所以多之洩之乃所以竭之惟仁者能洩惟智者知洩

天地間之禍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慾美聲令人多聽美物令人多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寢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戀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皆禍媒也不美則不令人多不多則不令人敗予有一室題之曰遠美軒而扁其

中曰冷淡非不愛美懼禍之及也夫魚見餌不見鈎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艷冶之物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轗軻之爲祥則可與言道矣

以肥甘愛兒女而不思其傷身以姑息愛兒女而不恤其敗德甚至病以死犯大辟而不知悔者皆婦人之仁也噫舉世之自愛而陷于自殺者又十人而九矣

五閉養德養生之道也或問之曰視聽言動思將不啓與曰常閉而時啓之不弛於事可矣此之謂夷夏關

今之養生者餌藥服氣避險辭難愼時寡慾誠要法也

嵇康善養生而其死也却在所慮之外乃知養德尤養生之第一要也德在我而蹈白刃以死何害其爲養生哉

愚愛談醫久則厭之客言及者告之曰以寡慾爲四物以食淡爲二陳以淸心省事爲四君子無價之藥不名之醫取諸身而已

仁者壽生理完也黙者壽元氣定也拙者壽元神固也反此皆殀道也其不然非常理耳

盜爲男戎色爲女戎人皆知盜之刼殺爲可畏而忘女戎之刼殺悲夫

太朴天地之命脉也太朴散而天地之壽殀可卜矣故

萬物蕃則造化之元精耗散木多實者根傷草出莖者根虛費用廣者家貧言行多者神竭皆殀道也老子受用處盡在此中看破

饑寒痛癢此我獨覺雖父母不之覺也衰老病死此我獨當雖妻子不能代也自愛自全之道不自留心將誰賴哉

氣有爲而無知神有知而無爲精者無知無爲而有知有爲之母也精天一也屬水水生氣氣純陽也屬火火生神神太虛也屬無而麗於有精盛則氣盛精衰則氣衰故甑涸而不蒸氣存則神存氣亡則神亡故燭盡而火滅

氣只夠喘息底聲只夠聽聞底切莫長餘分毫以耗無聲無臭之眞體

呻吟語卷之三終

# 呻吟語卷之四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新安裔孫燕昭重校刊

## 外篇

### 天地

濕溫生物濕熱長物燥熱成物淒凉殺物嚴寒養物濕溫冲和之氣也濕熱蒸發之氣也燥熱燔灼之氣也淒凉殺氣陰壯而陽微也嚴寒斂氣陰外激而陽內培也五氣惟嚴寒最仁

渾厚天之道也是故處萬物而忘言然不能無日月星晨以昭示之是寓精明于渾厚之中

精存則生神精散則生形太乙者天地之神也萬物者

天地之形也太乙不盡而天地存萬物不已而天地毀人亦然

天地只一箇光明故不言而人信

天地不可知也而吾知天地之所生觀其所生而天地之性情形體俱見之矣是故觀子而知父母觀器而知模範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造物之模範也

天地之氣化生於不齊而死於齊故萬物參差萬事雜揉勢固然耳天地亦主張不得

觀七十二候者謂物知時非也乃時變物耳

天地盈虛消息是一箇套子萬物生長收藏是一副印板

天積氣所成自吾身以上皆天也日月星辰去地八萬四千里囿于積氣中無纖隔微障徹地光明者天氣清甚無分毫渣滓耳故曰太清不然雖薄霧輕烟一里外有不見之物矣

地道好生之至也凡物之有根種者必與之生盡物之分量盡已之力量不至寒凝枯敗不止也故曰坤稱母

四時惟冬是天地之性春夏秋皆天地之情故其生萬物也動氣多而靜氣少

萬物得天地之氣以生有宜温者有宜微温者有宜太温者有宜温而風者有宜温而濕者有宜温而燥者

有宜溫而時風時濕者何氣所生則宜何氣得之則長養失之則傷病氣有一毫之爽萬物陰受一毫之病其宜凉宜寒宜暑無不皆然飛潛動植蠛蠓之物無不皆然故天地位則萬物育王道平則萬民遂

六合中洪纖動植之物都是天出氣地出質鎔鑄將出來都要消磨無迹還他故物不怕是金石也要歸於無蓋從無中生來定要都歸無去譬之一盆水打攪起來大小浮漚以千萬計原是假借成的少安靜時化爲一盆水

先天立命處是萬物自具的天地只是箇生息培養只如草木原無箇生理天地好生亦無如之何

天地間萬物都是陰陽兩箇共成的其獨得於陰者見陽必避蝸牛壁蘚之類是也其獨得於陽者見陰必枯夏枯草之類是也

陰陽合時只管合合極則離離時只管離離極則合不極則不離不合極則必離必合

定則水燥則火吾心自有水火靜則寒動則熱吾身自有氷炭然則天地之氷炭誰爲之亦動靜爲之一陰生而宇宙入靜至十月閉塞而成寒一陽生而宇宙入動至五月薰蒸而成暑或曰五月陰生矣而六月大暑十一月陽生矣而十二月大寒何也曰陽不極則不能生陰陰不極則不能生陽勢窮則反也微陰

激陽則陽不受激而愈熾微陽激陰則陰不受激而愈溢氣逼則甚也至七月正月則陰陽相戰客不勝主衰不勝旺過去者不勝方來故七月大火西流而金漸生水正月析木用事而木漸生火蓋陰陽之氣續接非直接直接則絕父母死而子始生有是理乎漸至非驟至驟至則激五穀種而能卽熟有是理乎二氣萬古長存萬物四時咸遂皆續與漸爲之也惟續故不已惟漸故無迹

旣有箇陰氣必有聚結故爲月旣有箇陽氣必有精華故爲日晦是月之體本是純陰無光之物其光也映日得之客也非主也

天地原無晝夜日出而成晝日入而成夜星常在天日出而不顯其光日入乃顯耳古人云星從日生細看來星不借日之光以爲光嘉靖壬寅日食既滿天有星當是時日且無光安能生星之光乎

水靜柔而動剛金動柔而靜剛木生柔而死剛火生剛而死柔土有剛有柔不剛不柔故金木水火皆從鍾焉得中故也天地之全氣也

噓氣自內而之外也吸氣自外而之內也天地之初噓爲春噓盡爲夏故萬物隨噓而生長天地之初吸爲秋吸盡爲冬故萬物隨吸而收藏噓者上升陽氣也陽主發吸者下降陰氣也陰主成噓氣溫故爲春夏

吸氣寒故爲秋冬一嘘一吸自開闢以來至混沌之後只是這一絲氣有毫髮斷處萬物滅天地毀萬物天地之子也一氣生死無不肖之

風惟知其吹拂而已雨惟知其淋漓而已霜雪惟知其嚴凝而已水惟知其流行而已火惟知其燔灼而已不足則屏息而各藏其用有餘則猖狂而各恣其性卒然而感則强者勝若兩軍交戰相下而後已是故久陰則權在雨而日月難爲明久旱則權在風而雲雨難爲澤以至水火霜雪莫不皆然誰爲之曰陰陽爲之陰陽誰爲之曰自然爲之

陰陽徵應自漢儒穿鑿附會以爲某災祥應某政事最

迂大抵和氣致祥戾氣致妖與作善降祥作惡降殃道理原是如此故聖人只說人事只盡道理應不應在我不在我都不管若求一一徵應如鼓答桴堯舜其猶病矣大段氣數有一定的有偶然的天地不能違天地亦順之而已旱而雩水而禜彗孛而禳火而祓日月食而救君子畏天威謹天戒當如是爾若云隨禱輒應則日月盈虧豈係於救不救之間哉大抵陰陽之氣一偏必極勢極必反陰陽乖戾而分故孤陽亢而不下陰則旱無其極陽極必生陰故久而雨陰陽和合而留故淫陰升而不舍陽則雨無其極陰極必生陽故久而晴草木一衰不至遽茂一茂不至

遽衰夫婦朋友失好不能遽合合不至遽乖天道物理人情自然如此是一定的星殞地震山崩雨血火見河淸此是偶然的吉凶先見自非常理故臣子以修德望君不必以災異恐之若因災而懼固可修德一有祥瑞便可謂德已足而罷修乎乃若至德囘天災祥立應桑穀枯彗星退寃獄釋而驟雨忠心白而反風亦間有之但曰必然事吾不能確確然信也

氣化無一息之停不屬進就屬退動植之物其氣機亦無一息之停不屬生就屬死再無不進不退而止之理

形生於氣氣化沒有底天地定然沒有天地沒有底萬

物定然設有

生氣醇濃渾濁殺氣清爽澄澈生氣牽戀優柔殺氣果決脆斷生氣寬平溫厚殺氣峻隘凉薄故春氣絪縕萬物以生夏氣薰蒸萬物以長秋氣嚴肅萬物以入冬氣閉藏萬物以亾

一呼一吸不得分毫有餘不得分毫不足不得連呼不得連吸不得一呼無吸不得一吸無呼此盈虛之自然也

水質也以萬物爲用火氣也以萬物爲體及其化也同歸於無迹水性徐火性疾故水之入物也因火而疾

水有定氣火無定氣故火附剛則剛附柔則柔水則

入柔不入剛也

陽不能藏陰不能顯纔有藏處便是陽中之陰纔有顯處便是陰中之陽

水能實虛火能虛實

乾坤是毀的故開闢後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毀的故混沌還成開闢主宰者何元氣是已元氣亘萬億歲年終不磨滅是形化氣化之祖也

天地全不張主任陰陽陰陽全不擺布任自然世之人趨避祈禳徒自苦耳其奪自然者惟至誠

天地發萬物之氣到無外處止收斂之氣到無內處止不至而止者非本氣不足則客氣相奪也

靜生動長動消靜息息則生生則長長則消消則息

萬物生於陰陽死於陰陽陰陽於萬物原不相干任其自然而已雨非欲潤物旱非欲熯物風非欲撓物雷非欲震物陰陽任其氣之自然而萬物因之以生死耳易稱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另是一種道理不然是天地有心而成化也若有心成化則寒暑災祥得其正乃見天心矣

天極從容故三百六十日爲一噓吸極次第故溫暑凉寒不驀越而雜至極精明故晝有容光之照而夜有月星極平常寒暑旦夜生長收藏萬古如斯而無新奇之調極含蓄併包萬象而不見其滿塞極沉默無

所不分明而無一言極精細色色象象條分縷析而不厭其繁極周匝踈而不漏極凝定風雲雷雨變態於胷中悲懽叫號怨德於地下而不惡其擾極通變普物因材不可執爲定局極自然任陰陽氣數理勢之所極所生而已不與極堅耐萬古不易而無欲速求進之心消磨曲折之患極勤敏無一息之停極聰明亘古今無一人一事能欺罔之者極老成有虧欠而不隱藏極知足滿必損盛必衰極仁慈雨露霜雪無非生物之心極正直始終計量未嘗養人之奸容人之惡極公平抑高舉下貧富貴賤一視同仁極簡易無瑣屑曲局示人以繁難極雅淡青蒼自若更無

炫飾極靈爽精誠所至有感必通極謙虛四時之氣常下交極正大擴六合之恩威而不自有極誠實無一毫僞妄心虛假事極有信萬物皆任之而不疑故人當法天人天所生也知之者存反之者亡本其氣而失之也

春夏後看萬物繁華造化有多少淫巧多少發揮多少張大元氣安得不斲喪機緘安得不窮盡此所以虛損之極成否塞成渾沌也

形者氣之橐囊也氣者形之線索也無形則氣無所憑藉以生無氣則形無所鼓舞以爲生形須臾不可無氣氣無形則萬古依然在宇宙間也

要知道雷霆霜雪都是太和

濁氣醇清氣漓濁氣厚清氣薄濁氣同清氣分濁氣溫清氣寒濁氣柔清氣剛濁氣陰清氣陽濁氣豐清氣嗇濁氣甘清氣苦濁氣喜清氣惡濁氣榮清氣枯濁氣融清氣孤濁氣生清氣殺

一陰一陽之謂道二陰二陽之謂駁陰多陽少陽多陰少之謂偏有陰無陽有陽無陰之謂孤一陰一陽乾坤兩卦不二不雜純粹以精此天地中和之氣天地至善也是道也上帝降衷君子衷之是故繼之卽善成之爲性更無偏駁不假修爲是一陰一陽屬之君子之身矣故曰君子之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

之謂之智此之謂偏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謂駁至於孤氣所生大乖常理孤陰之善慈悲如母惡則險毒如虺孤陽之善嫉惡如讐惡則凶橫如虎此篇夫子論性純以善者言之與性相近也稍稍不同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漸故能成故能久所以成物悠者漸之象也久者漸之積也天地萬物不能頓也而況於人乎故悟能頓成不能頓

盛德莫如地萬物於地惡道無以加矣聽其所爲而莫之憾也負荷生成而莫之厭也故君子卑法地樂莫大焉

日正午月正圓一呼吸間耳呼吸之前未午未圓呼吸

之後午過圓過善觀中者此亦足觀矣
中和之氣萬物之所由以立命者也故無所不宜偏盛之氣萬物之所由以盛衰者也故有宜有不宜
祿位名壽康寧順適子孫賢達此天福人之大權也然皆輕以與人所最靳而不輕以與人者惟名福善禍淫之言至名而始信大聖得大名其次得名視德無分毫爽者惡亦然祿位壽康在一身名在天下祿位壽康在一時名在萬世其惡者備有百福惡名愈著善者備嘗艱苦善譽日彰桀紂幽厲之名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固天道報應之微權也天之以百福予人者恃有此耳彼天下萬世之所以仰慕欽承疾

惡笑罵其禍福固不小也

以理言之則當然者謂之天命有德討有罪奉三尺無私是已以命言之則自然者謂之天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定於有生之初是已以數言之則偶然者謂之天會逢其適偶值其際是已

造物之氣有十有中氣有純氣有雜氣有戾氣有似氣有大氣有細氣有間氣有變氣有常氣皆不外於五行中氣五行均調精粹之氣也人鍾之而爲堯舜禹文周孔物得之而爲麟鳳之類是也純氣五行各具純一之氣也人得之而爲伯夷伊尹柳下惠物得之而爲龍虎之類是也雜氣五行交亂之氣也戾氣五

行麄惡之氣也似氣五行假借之氣也大氣磅礴渾淪之氣也細氣纖蒙浮渺之氣也間氣積久充溢會合之氣也變氣偶爾遭逢之氣也常氣流行一定之氣也萬物各有所受以爲生萬物各有所屬以爲類萬物不自由也惟有學問之功變九氣以歸中氣火性發揚水性流動木性條暢金性堅剛土性重厚其生物也亦然

太和在我則天地在我何動不臧何徃不得彌六合皆動氣之所爲也靜氣一粒伏在九地之下以胎之故動者靜之死鄉靜者動之生門無靜不生無動不死靜者常施動者不還發大造之生氣者動也

耗大造之生氣者亦動也聖人主靜以涵元理道家
主靜以留元氣

萬物發生皆是流於旣溢之餘萬物收斂皆是勞於旣
極之後天地一歲一呼吸而萬物隨之

天地萬物到頭來皆歸於母故水火金木有盡而土不
盡何者水火金木氣盡於天質盡於地而土無可盡
故眞氣無歸眞形無藏萬古不可磨滅滅了更無開
闢之時所謂混沌者眞氣與眞形不分也形氣混而
生天地形氣分而生萬物

天欲大小人之惡必使其惡常得志彼小人者惟恐其
惡之不遂也故貪天禍以至于亾





自然謂之天當然謂之天不得不然謂之天陽亢必旱久旱必陰久陰必雨久雨必晴此之謂自然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夫唱婦隨兄友弟恭此之謂當然小役大弱役強貧役富賤役貴此之謂不得不然

心就是天欺心便是欺天事心便是事天更不須向蒼蒼上面討

天者未定之命命者已定之天天者大家之命命者各物之天命定而吉凶禍福隨之也由不得天天亦再不照管

天地萬物只是一氣聚散更無別箇形者氣所附以爲凝結氣者形所托以爲運動無氣則形不存無形則

氣不住

天地旣生人物則人物各具一天地天地之天地由得天地人物之天地由不得天地人各任其氣質之天地至於無涯牿其降衷之天地幾於澌盡天地亦無如之何也已其吉凶禍福率由自造天何尤乎而怨之

吾人渾是一天故日用起居食息念念時時事事便當以天自處

朱子云天者理也余曰理者天也

有在天之天有在人之天有在天之先天天太極是已有在天之後天陰陽五行是已有在人之先天元氣元

理是已有在人之後天血氣心知是已

問天地開闢之初其狀何似曰未易形容因指齋前盆沼令滿貯帶沙水一盆投以瓦礫數小塊雜穀豆升許令人攪水渾濁曰此是混沌未分之狀待三日後再來看開闢至日而濁者清矣輕清上浮曰此是天開於子沉底渾泥此是地闢於丑中間瓦礫出露此是山陵是時穀豆芽生月餘而水中小虫浮沉奔逐此是人與萬物生於寅徹底是水天包乎地之象也地從上下故山上銳而下廣象壘穀堆也氣化日繁華日廣侈日消耗萬物毀而生機微天地雖不毀至亥而又成混沌之世矣

雪非薰蒸之化也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是乾涸世界矣然陰陽之氣不交則絕故有留滯之餘陰始生之嫩陽往來交結久久不散而迫於嚴寒遂爲雪爲霰白者少陰之色也水之母也盛則爲雪微則爲霜冬月片瓦半甎之下着濕地皆有霜陰氣所呵也土乾則否

世運

勢之所在天地聖人不能違也勢來時卽摧之未必遽壞勢去時卽挽之未必能回然而聖人每與勢忤而不肯甘心從之者人事宜然也

世人賤老而聖王尊之世人棄愚而君子取之世人恥

貧而高士清之世人厭淡而智者味之世人惡冷而幽人寶之世人薄素而有道者尚之悲夫世之人難與言矣

壞世教者不是宦官宮妾不是農工商賈不是衙門市井不是夷狄

古昔盛時民自飽煖之外無過求自利用之外無異好安身家之便而不恣耳目之欲家無奇貨人無玩物餘珠玉於山澤而不知寶贏繭絲於箱篋而不知繡偶行於途而知貴賤之等創見於席而知隆殺之理農於桑麻之外無異聞士於禮義之外無羨談公卿大夫於勸課訓廸之外無簿書知官之責而不知爲

民之難知貧之可憂而不知人富之可嫉夜行不以兵遠行不以餱施人者非欲其我德施於人者不疑其欲我之德訢訢渾渾其時之春乎其物之胚蘖乎吁可想也已

伏羲以前是一截世道其治任之而已已無所與也五帝是一截世道其治安之而已不擾民也三王是一截世道其治正之而已不使縱也秦以後是一截世道其治劫之而已愚之而已不以德也

世界一般是唐虞時世界黎民一般是唐虞時黎民而治不古若非氣化之罪也

終極與始接困極與亨接

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義世界三王是禮義世界春秋是威力世界戰國是智巧世界漢以後是勢利世界

上鮮衣美食浮談恠說玩日愒時而以農工爲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學態袖手樂遊而以勤儉爲羞辱官盛從豐供繁文縟節奔逐世態而以教養爲迂腐世道可爲傷心矣

喜殺人是泰愁殺人也是泰泰之人昏惰侈肆泰之事廢墜寬罷泰之風紛華驕蹇泰之前如上水之篙泰之世如高竿之頂泰之後如下坂之車故否可以致泰泰必至於否故聖人憂泰不憂否否易振泰難持

世之衰也卑幼賤微氣高志肆而無上子弟不知有父母婦不知有舅姑後進不知有先達士民不知有官師郎署不知有公卿偏裨軍士不知有主帥目空空而氣勃勃恥於分義而敢於陵駕嗚呼世道至此未有不亂不亡者也

節文度數聖人之所以防肆也僞禮文不如眞愛敬眞簡率不如僞禮文僞禮文猶足以成體眞簡率每至於踰閑僞禮文流而爲象恭滔天眞簡率流而爲禮法掃地七賢八達簡率之極也舉世牛馬而晉因以亡近世士風崇尚簡率蕩然無檢嗟嗟吾莫知所終矣

天下之勢頓可爲也漸不可爲也頓之來也驟驟多無根漸之來也深深則難撼頓着力在終漸着力在始

造物有涯而人情無涯以有涯足無涯勢必爭故人人知足則天下有餘造物有定而人心無定以無定撼有定勢必敗故人人安分則天下無事

天地有眞氣有似氣故有鳳皇則有昭明有粟穀則有稂莠兎葵似葵燕麥似麥野菽似菽槐藍似槐之類人亦然皆似氣之所鍾也

## 聖賢

孔子是五行造身兩儀成性其餘聖人得金氣多者則剛明果斷得木氣多者則朴素質直得火氣多者則

發揚奮迅得水氣多者則明徹圓融得土氣多者則鎭靜渾厚得陽氣多者則光明軒豁得陰氣多者則沉默精細氣質旣有所限雖造其極終是一偏底聖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節目耳

孔顏窮居不害其爲仁覆天下何則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聖人不落氣質賢人不渾厚便直方便着了氣質色相聖人不帶風土賢人生燕趙則慷慨生吳越則寬柔就染了風土氣習

性之聖人只是箇與理相忘與道爲體不待思惟橫行

直撞恰與時中脗合反之聖人常常小心循䂓蹈矩前望後顧才執得中字稍放鬆便有過不及之差是以希聖君子心上無一時任情恣意處

聖人一聖人全一則獨詣其極全則各臻其妙惜哉至人有聖人之功而無聖人之全者固於見也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已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私是爲勇字所伏終不成箇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恂恂之顏子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餘無聞也

天下古今一條大路曰大中至正是天造地設的這箇路上古今不多幾人走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

思孟其餘識得的周程張朱雖走不到盡頭畢竟是這路上人將這箇路來比較古今人雖伯夷伊惠也是異端更那說那佛老楊墨陰陽術數諸家若論箇分曉伯夷伊惠是旁行的佛老楊墨是斜行的陰陽星數是岐行的本原處都從正路起却念頭一差走下路去愈遠愈繆所以說異端言本原不異而發端異也何也佛之虛無是吾道中寂然不動差去老之無爲是吾道中守約施博差去爲我是吾道中正靜自守差去兼愛是吾道中萬物一體差去陰陽家是吾道中敬授人時差去術數家是吾道中至誠前知差去看來大路上人時爲佛時爲老時爲楊時爲墨

時爲陰陽術數是合數家之所長岔路上人佛是佛老是老楊是楊墨是墨陰陽術數是陰陽術數殊失聖人之初意譬之五味不適均不可以專用也四時不錯行不可以專令也

聖人之道不奇纔奇便是賢者

戰國是箇慘酷的氣運巧僞的世道君非富强之術不講臣非功利之策不行六合正氣獨鍾在孟子身上故在當時疾世太嚴憂民甚切

淸任和時是孟子與四聖人議定的謚法祖術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是子思作仲尼的贊語

聖賢養得天所賦之理完仙家養得天所賦之氣完然

出陽脫殼仙家未嘗不死特留得此氣常存性盡道全聖賢未嘗不死只是爲此理常存若修短存亡則又係乎氣質之厚薄聖賢不計也

賢人之言視聖人未免有病此其大較耳可怪俗儒見說是聖人語便回護其短而推類以求通見說是賢人之言便洗索其疵而深文以求過設有附會者從而欺之則陽虎優孟皆失其眞而不免狥名得象之譏矣是故儒者要認理理之所在雖狂夫之言不異於聖人聖人豈無出於一時之感而不可爲當然不易之訓者哉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

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趣不滿勢分不可强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囿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伊尹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憐的伯夷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惡的柳下惠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與的

浩然之氣孔子非無但用的妙耳孟子一生受用全是這兩字我嘗云孟子是浩然之氣孔子是渾然之氣渾然是浩然的歸宿浩然是渾然的作用惜也孟子未能到渾然耳

聖學專貴人事專言實理

二女試舜所謂書不可盡信也且莫說元德升聞四岳共薦以聖人遇聖人一見而人品可定一語而心理相符又何須試即帝艱知人還須一試假設舜不能諧二女將若之何是堯輕視骨肉而以二女爲市貨也有是哉

自古功業惟孔孟最大且久時雍風動今日百姓也沒受用處賴孔孟與之發揮而堯舜之業至今在

堯舜周孔之道如九達之衢無所不通如代明之日月無所不照其餘有所明必有所昏夷尹柳下惠昏於清任和佛氏昏於寂老氏昏於嗇楊氏昏於義墨氏

昏於仁管商昏於法其心有所向也譬之鶻鵃知南其心有所厭也譬之盍旦惡夜豈不純然成一家人物竟是偏氣

堯舜禹文周孔振古聖人無一毫偏倚然五行所鍾各有所厚畢竟各人有各人氣質堯敦大之氣多舜精明之氣多禹收歛之氣多文王柔嘉之氣多周公文爲之氣多孔子莊嚴之氣多熟讀經史自見若說天縱聖人如太和元氣流行畧不沾着一些四時之氣純是德性用事不落一毫氣質則六聖人須索一箇氣象無毫髮不同方是

讀書要看聖人氣象性情鄉黨見孔子氣象十九至其

七情如回非助我牛刀割見其喜處由之瑟由之使門人爲臣憮然於沮溺之對見其怒處喪予之慟獲麟之泣見其哀處侍側言志之問與人歌和之時見其樂處山梁雌雉之嘆見其愛處斥由之佞答子貢君子有惡之語見其惡處周公之夢東周之想見其欲處便見他發而皆中節處

賛宰之辭長府之止看閔子議論全是一箇機軸便見他和悅而諍處人論事之法莫妙於閔子天生的一段中平之氣

聖人妙處在轉移人不覺賢者以下便露圭角費聲色做出來只見張皇

或問孔孟周流到處欲行其道似技癢的曰聖賢自家看的分數真天生出我來抱千古帝王道術有旋乾轉坤手段只兀兀家居甚是自負所以徧行天下以求遇夫可行之君旣而天下皆無一遇猶有九夷浮海之思公山佛肸之往夫子豈眞欲如此只見吾道有起死回生之力天下有垂死欲生之民必得君而後術可施也辟之他人孺子入井與已無干旣在井畔又知拯法豈忍袖手

明道答安石能使愧屈伊川答子由遂激成三黨可以觀二公所得

休作世上另一種人形一世之短聖人也只是與人一

般纔使人覺異樣便不是聖人

平生不作圓輭態此是丈夫能輭而不失剛方之氣此是大丈夫聖賢之所以分也

聖人於萬事也以無定體爲定體以無定用爲定用以無定見爲定見以無定守爲定守賢人有定體有定用有定見有定守故聖人爲從心所欲賢人爲立身行巳自有法度

聖賢之私書可與天下人見密事可與天下人知不意之言可與天下人聞暗室之中可與天下人窺

好問好察時着一我字不得此之謂能忘執兩端時着一人字不得此之謂能定欲見之施行畧無人巳之

嫌此之謂能化

無過之外更無聖人無病之外更無好人賢智者於無過之外求奇此道之賊也

積愛所移雖至惡不能怒狃於愛故也積惡所習雖至感莫能回狃於惡故也惟聖人之用情不狃

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盡人事也不言天命非不知回天無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計也

或問狂者動稱古人而行不掩言無乃行不顧言乎孔子奚取焉曰此與行不顧言者人品懸絶譬之於射立拱把於百步之外九矢參連此養由基能事也孱夫拙射引弦之初亦望拱把而從事焉即發不出十

步之遠中不近方丈之鵠何害其爲志士又安知日闕弓月抽矢白首終身有不爲由基者乎是故學者貴有志聖人取有志狷者言尺行尺見寸守寸孔子以爲次者取其守之確而恨其志之隘也今人安於凡陋惡彼激昂一切以行不顧言沮之又甚者以言是行非謗之不知聖人豈有一蹴可至之理希聖人豈有一朝徑頓之術只有有志而廢於半塗未有無志而能行跬步者或曰不言而躬行何如曰此上智也中人以下須要講求博學審問明辯與同志之人相砥礪奮發皆所以講求之也安得不言若行不顧言則言如此而行如彼口古人而心衰世豈得與狂

者同日語哉

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此有道之言也但法度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只有一箇譬如律令一般天下古今所共守者若家自爲律人自爲令則爲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法度故以道爲法度者時中之聖以氣質爲法度者一偏之聖

聖人是物來順應衆人也是物來順應聖人之順應也從廓然大公來故言之應人如響而脗合乎當言之理行之應物也如取諸宮中而脗合乎當行之理衆人之順應也從任情信意來故言之應人也好莠自口而鮮與理合事之應物也可否惟欲而鮮與理合

君子則不然其不能順應也不敢以順應也議之而後言言猶恐尤也擬之而後動動猶恐悔也卻從存養省察來噫今之物來順應者人人是也果聖人乎可哀也已

聖人與衆人一般只是盡得衆人的道理其不同者乃衆人自異於聖人也

天道以無常爲常以無爲爲爲聖人以無心爲心以無事爲事

萬物之情各求自遂者也惟聖人之心則欲遂萬物而忘自遂

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

破綻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聖人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修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故曰湯武反之也曰反則未反之前便有許多欠缺處今人有過便甘自棄以爲不可復入聖人境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爲有過哉只看歸宿處成箇甚人以前都饒得過

聖人低昂氣化挽回事勢如調劑氣血損其侈不益其强補其虛不甚其弱要歸於平而已不平則偏偏則病大偏則大病小偏則小病聖人雖欲不平不可得也

聖人絕四不惟纖塵微障無處着脚即萬理亦無作用處所謂順萬事而無情也

聖人胸中萬理渾然寂時則如懸衡鑑感之則若決江河未有無故自發一善念善念之發胸中不純善之故也故惟有旦晝之梏亡然後有夜氣之清明聖人無時不夜氣是以胸中無無故自見光景

法令所行可以使士偶奔趨惠澤所浸可以使枯木萌櫱教化所孚可以使鳥獸伏馴精神所極可以使鬼神感格吾必以爲聖人矣

聖人不强人以太難只是撥轉他一點自然底肯心

參贊化育底聖人雖在人類中其實是箇活天吾嘗謂

之人天

孔子只是一箇通通外更無孔子

聖人不隨氣運走不隨風俗走不隨氣質走

聖人平天下不是夷山塡海高一寸還他一寸低一分
還他一分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不可知可知之祖也無不可知
做可知不出無可知則不可知何所附屬

只爲多了這知覺便生出許多情緣添了許多苦惱落花飛絮豈無死生他只憑委和委順而已或曰聖學當如是乎曰富貴貧賤壽夭寵辱聖人未嘗不落花飛絮之耳雖有知覺心不爲知覺苦

聖人心上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內省不疚旣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却是畏天命悲人窮也

定靜安慮聖人無一刻不如此或曰喜怒哀樂到面前何如曰只憑喜怒哀樂定靜安慮胸次無分毫加損

有相予者謂面上部位多貴處處指之予曰所憂不在此也汝相予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相予兩肩要擔當得天下事相予兩脚要踏得萬事定雖不貴予奚憂不然予有愧於面也

物之入物者染物入於物者染於物惟聖人無所入萬物亦得而入之惟無所入故無所不入惟不爲物入

故物亦不得而離之

人於吃飯穿衣不曾說我當然不得不然至於五常百行却說是當然不得不然又竟不能然

孔子七十而後從心六十九歲未敢從也衆人一生只是從心從心安得好聖學戰戰兢兢只是降伏一箇從字不曰戒愼恐懼則曰憂勤惕勵防其從也豈無樂時樂也只是樂天衆人之樂則異是矣任意若不離道聖賢性不與人殊何苦若此

日之于萬形也鑑之於萬象也風之于萬籟也尺度權衡之於輕重長短也聖人之于萬事萬物也因其本然付以自然分毫我無所與焉然後感者常平應者

常逸喜亦天怒亦天而吾心之天如故也萬感劻勷

衆動轇轕而吾心之天如故也

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樂

堯舜雖是生知安行然堯舜自有堯舜工夫學問但聰

明睿智千百衆人豈能不資見聞不待思索朱文公

云聖人生知安行更無積累之漸聖人有聖人底積

累豈儒者所能測識哉

聖人不矯

聖人一無所昏

孟子謂文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雖非文王之心

最看得時勢定文王非利天下而取之亦非惡富貴

而逃之順天命之予奪聽人心之向背而我不與焉當是時三分天下纔有其二卽武王亦動手不得若三分天下有其三卽文王亦束手不得兮之詩曰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天命人心一毫假借不得商家根深蔕固須要失天命人心到極處周家積功累仁須要收天命人心到極處然後得失界限決絕潔淨無一毫黏帶如瓜熟自落栗熟自墜不待剝摘之力且莫道文王時動得手卽到武王時紂又失了幾年人心武王又收了幾年人心牧誓武成取得何等費脣舌多士多方守得何等兢驚怕則武王者生摘勁剝之所致也又辟之瘡落痂鷄出卵爭一刻

不得若文王到武王時定不犯手或讓位微箕爲南
河陽城之避徐觀天命人心之所屬屬我我不郤之
使去不屬我我不招之使來安心定志任其自去來
耳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使安受二分之歸不惟至
德有損若紂發兵而問叛人卽不勝文王將何辭雖
萬萬出文王下者亦不敢安受商之叛國也用是見
文王仁熟智精所以爲宣哲之聖人也
湯禱桑林以身爲犧此史氏之妄也按湯世十八年旱
至二十三年禱桑林責六事於是旱七年矣天乃雨
夫農事冬旱不禁三月夏旱不禁十日使湯待七年
而後禱則民已無孑遺矣何以爲聖人卽湯以身禱

而天不雨將自殺與是絕民也將不自殺與是要天也湯有一身能供幾禱天雖享祭寧欲食湯哉是七年之間歲歲有旱未必不禱歲歲禱雨未必不應六事自責史臣特紀其一時然耳以人禱斷斷乎其無也

伯夷見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何不告之使正柳下惠見袒裼裸程而由由與偕何不告之使衣故曰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珎也

亘古五帝三王不散之精英鑄成一箇孔子餘者猶成顏曾以下諸賢至思孟而天地純粹之氣索然一空矣春秋戰國君臣之不肖也宜哉後乎此者無聖人

出焉蘄孔孟諸賢之精英而未盡洩與

品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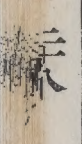
獨處看不破忽處看不破勞倦時看不破急遽倉卒時看不破驚憂驟感時看不破重大獨當時看不破吾必以爲聖人

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賢人做出來都是氣質衆人做出來都是習俗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

漢儒雜道宋儒隘道宋儒自有宋儒局面學者若入道且休著宋儒橫其胸中只讀六經四書而體玩之久久胸次自是不同若看宋儒先看濂溪明道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失爲君子一種





人易事亦易悅這是貪汚輭弱不失爲小人爲小人所薦者辱也爲君子所棄者恥也

小人有憑一副邪心腸便有一段邪見識有一段邪見識便有一段邪議論有一段邪議論便引一項邪朋黨做出一番邪舉動其議論也援引附會儘成一家之言攻之則圓轉遷就而不可破其舉動也借善攻善匿惡濟惡善爲騎墻之計擊之則疑似牽纏而不可斷此小人之尤而借君子之迹者也此藉君子之名而濟小人之私者也亾國敗家端是斯人若明白小人剛戾小人這都不足恨所以易惡陰柔陽只是一箇惟陰險伏而多端幻變而莫測駁雜而疑似譬

之光天化日黑白分明人所共見暗室晦夜多少埋伏多少類象此陰陽之所以别也虞廷黜陟惟曰幽明其以是夫

富於道德者不矜事功猶矜事功道德不足也富於心得者不矜聞見猶矜聞見心得不足也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者更不數於丈夫行彼其冬烘盛大之態皆君子之所欲嘔者也而彼且志驕意得可鄙孰甚焉

士君子在塵世中擺脱得開不爲所束縛擺脱得淨不爲所汚蔑此之謂天挺人豪

藏名遠利夙夜汲汲乎實行者聖人也爲名修爲利勸夙夜汲汲乎實行者賢人也不占名標不尋利孔氣昏志惰荒德廢業者衆人也炫虛名漁實利而內存狡獪之心陰爲鳥獸之行者盜賊也

圈子裏幹實事賢者可能圈子外幹大事非豪傑不能或曰圈子外可幹乎曰世俗所謂圈子外乃聖賢所謂性分內也人守一官官求一稱內外皆若人焉天下可庶幾矣所謂圈子內幹實事者也心切憂世志在匡時苟利天下文法所不能拘苟計成功形迹所不必避則圈子外幹大事者也識高千古慮周六合挽末世之頹風還先王之雅道使海內復嘗秦漢以

前之滋味則又圈子以上人矣世有斯人乎吾將與之共流涕矣乃若硜硜狃衆見惴惴循弊規威儀文辭燦然可觀勤慎謙默居然寡過是人也但可爲高官耳世道奚賴焉

達人落葉窮通浮雲生死高士睥睨古今玩弄六合聖人古今一息萬物一身衆人塵棄天眞腥集世味

陽君子取禍陰君子獨免陽小人取禍陰小人得福陽君子剛正直方陰君子柔嘉溫厚陽小人暴戾放肆陰小人奸回智巧

古今士率有三品上士不好名中士好名下士不知好名

上士重道德中士重功名下士重辭章斗筲之人重富貴

人流品格以君子小人定之大率有九等有君子中君子才全德備無往不宜者也有君子優於德而短於才者也有善人恂雅温樸僅足自守識見雖正而不能自決躬行雖力而不能自保有衆人才德識見俱無足取與世浮沉趨利避害碌碌風俗中無自表異有小人偏氣邪心惟已私是殖苟得所欲亦不害物有小人中小人貪殘陰狠恣意所極而才足以濟之歛怨怙終無所顧忌外有似小人之君子高峻奇絕不就俗檢然規模宏遠小疵常纇不足以病之有似

君子之小人老詐濃文善藏巧借爲天下之大惡古天下之大名事幸不敗當時後世皆爲所欺而竟不知者有君子小人之間行亦近正而偏語亦近道而雜學圓通便近於俗尚古朴則入於腐寛便姑息嚴便猛鷙是人也有君子之心有小人之過者也每至害道學者戒之

有俗檢有禮檢有通達有放達君子通達於禮檢之中騷士放達於俗檢之外世之無識者專以小節細行定人品大可笑也

上才爲而不爲中才只見有爲下才一無所爲

心術平易制行誠直語言疏爽文章明達其人必君子

也心術微曖制行詭秘語言吞吐文章晦澁其人亦可知矣

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底眞則聖人僞則大奸非鄉愿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從欲則如附羶見道則若嚼蠟此下愚之極者也

有涵養人心思極細雖應倉卒而胸中依然暇豫自無麄疎之病心麄便是學不濟處

功業之士淸虛者以爲粗才不知堯舜禹湯皐夔稷契功業乎淸虛乎飽食煖衣而工騷墨之事話元虛之理謂勤政事者爲俗吏謂工農桑者爲鄙夫此敝化之民也堯舜之世無之

観人括以五品高正雜庸下獨行奇識曰高品賢智者流擇中有執曰正品聖賢者流有善有過曰雜品勸懲可用無短無長曰庸品無益世用邪僞二種曰下品慎無用之

氣節信不過人有出一時之感慨則小人能爲君子之事有出於一念之剽竊則小人能盜君子之名亦有初念甚力久而屈其雅操當危能奮安而喪其平生者此皆不自涵養中來若聖賢學問至死更無破綻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毫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感其一偏每擊節

嘆服信以終身吁難言也

衆惡必察是仁者之心不仁者聞人之惡喜談樂道踈薄者聞人之惡深信不疑惟仁者知惡名易以汚人而作惡者之好爲誣善也旣察爲人所惡者何人又察言者何心又察致惡者何由耐心留意獨得其眞果在位也則信任不疑果不在位也則舉辟無貳果爲人所中傷也則扶救必力嗚呼此道不明久矣

黨錮諸君只是褊淺無度量身當濁世自處淸流譬之涇渭不言自別正當遵海濱而處以待天下之淸也却乃名檢自負氣節相高志滿意得卑視一世而踐踏之譏謗權勢而狗彘之使人畏忌奉承愈熾愈驕

積津要之怒潰灌勢之毒一朝而成戴胥之凶其死
不足惜也詩稱明哲保身孔稱默足有容免於刑戮
豈貴貨淸市直甘鼎鑊如飴哉申陳二子得之郭林
宗幾矣顧廚俊及吾道中之罪人也僅愈於卑汚耳
若張儉則又李膺范滂之罪人可誅也夫
問嚴子陵何如曰富貴利達之世不可無此種高人但
朋友不得加於君臣之上五臣與舜同僚友今日比
肩明日北面而臣之何害其爲聖人若有用世之才
抱憂世之志明時之所講求正欲大行竟施以康天
下孰君孰臣正不必爾如欲遠引高蹈何處不可藏
身便不見光武也得旣見矣猶友視帝而加足其腹

焉恐道理不當如是若光武者則大矣

見是賢者就着意回護雖有過差都向好邊替他想見是不賢者就着意搜索雖有偏長都向惡邊替他想自宋儒以來率坐此失大段都是箇偏識見所謂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惟聖人便無此失只是此心虛平

蘊藉之士深沉負荷之士宏重斡旋之士圓通康濟之士精敏反是皆凡才也即聰明辯博無補焉

君子之交怕激小人之交怕合斯二者禍人之國其罪均也

聖人把得定理把不得定勢是非理也成敗勢也有勢

不可爲而猶爲之者惟其理而已知此則三仁可與
五臣比事功孔子可與堯舜較政治
未試於火皆純金也未試於事皆完人也惟聖人無往
而不可下聖人一等皆有所不足皆可試而敗夫三
代而下人物豈甚相遠哉生而所短不遇於所試則
全名定論可以蓋棺不幸而偶試其所不足則不免
爲累夫試不試之閒不可以定人品也故君子觀人
不待試而人物高下終身事業不爽分毫彼其神識
自在世眼之外耳
世之頽波明知其當變狃於衆皆爲之而不敢動事之
義舉明知其當爲狃於衆皆不爲而不敢動是亦衆

人而已提抱之兒得一果餅未敢輒食毋嘗之而後入口彼不知其可食與否也既知之矣猶以衆人爲行止可愧也夫惟英雄豪傑不狥習以居非能遺俗而任道夫是之謂獨復嗚呼此庸人智巧之士所謂生事而好異者也

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人已之分守正而不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等好高而不素位自處者毋以傲人爲士氣觀人者毋以士氣爲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已下人彼傲人者昏夜乞哀或不可知矣

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擴臂抵

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事
者智深勇沉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
爲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眞才也世
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冐笑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
有世俗都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那邪正𨚫作第二
着看今有僕隷乞丐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
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
似俛首居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這忠孝節
義比來豈直太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
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渺然小也故論勢分雖抱

闒之吏亦有所下以伸其尊論性分則堯舜與途人可揖讓於一堂論心談道孰貴孰賤孰尊孰卑故天地間惟道貴天地間人惟得道者貴

山林處士常養一箇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憤不平之氣此是大病痛

好名之人充其心父母兄弟妻子都顧不得何者名無兩成必相形而後顯葉人證父攘羊陳仲子惡兄受鵞周澤奏妻破戒皆好名之心爲之也

世之人常把好事讓與他人做而甘居已于不肖又要掠箇好名兒在身上而詆他人爲不肖悲夫是益其不肖也

理聖人之口易理衆人之口難聖人之口易爲衆人衆人之口難爲聖人豈直當時之毁譽卽千古英雄豪傑之士節義正直之人一入議論之家彼臧此否各騁偏執互爲雌黃譬之舞文吏出入人罪惟其所欲求其有大公至正之見死者復生而響服者幾人是生者肆口而死者含寃也噫使臧否人物者而出於無聞之士猶昔人之幸也彼擅著作之名號爲一世人傑而立言不愼則是獄成于廷尉就死而莫之辯也不仁莫大焉是故君子之論人與其刻也寧恕

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

直之人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

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尤莫甚於飾才露者不藏其所有也飾者虛剽其所無也

士有三不顧行道濟時人顧不得愛身富貴利達人顧不得愛德全身遠害人顧不得愛天下

其事難言而於心無愧者寧滅其可知之迹故君子爲心受惡太伯是已情有所不忍而義不得不然者寧負大不韙之名故君子爲理受惡周公是已情有可矜而法不可廢者寧自居於忍以伸法故君子爲法受惡武侯是已人皆爲之而我獨不爲則掩其名以

分謗故君子爲衆受惡宋子罕是已．

不欲爲小人不能爲君子畢竟作甚麽人曰衆人旣衆人當與衆人伍矣而列其身名於士大夫之林可乎故衆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榮士大夫而爲衆人之行者辱

天之生人雖下愚亦有一竅之明聽其自爲用而極致之亦有可觀而不可謂之才所謂才者能爲人用可圓可方能陰能陽而不以已用者也以已用皆偏才也

心平氣和而有强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從容而不後事急遽而不失容脫畧而不疎忽簡靜而不凉薄眞率而不鄙俚溫潤而不脂韋光明而不淺浮沉靜而不陰險嚴毅而不苛刻周匝而不煩碎權變而不譎詐精明而不猜察亦可以爲成人矣

厚德之士能掩人過盛德之士不令人有過不令人有過者體其不得己之心知其必至之情而預遂之者也

烈士死志守士死職任士死怨忿士死鬬貪士死財躁士死言

知其不可爲而遂安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可爲而猶極力以圖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無識之士有三恥恥貧恥賤恥老或曰君子獨無恥與曰有恥親在而貧恥用賢之世而賤恥年老而德業無聞恥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一箇俗念頭一雙俗眼目一口俗話說任教聰明才辯可惜錯活了一生

或問君子小人辯之最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迹小人而爲君子之態此誠難辯若其大都則如皂白不可掩也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浮薄瑣屑君子平易小人蹺蹊君子誠實小人好詐君子多讓小人

多爭君子少文小人多態君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曖君子之言雅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之言鮮穠柔澤務於可人君子與人親而不昵直諒而不養其過小人與人狎而致情諛悅而多濟其非君子處事可以盟天質日雖骨肉而不阿小人處事低昂世態人情雖昧理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當前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其禍福毀譽了不關心小人臨義則觀望顧忌先慮爵祿身家妻子之便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屬己君子事上禮不敢不恭難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爲我側意隨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小人御下遂吾欲而忘彼同

然之願君子自奉節儉恬雅小人自奉汰侈彌文君子親賢愛士樂道人之善小人嫉賢妬能樂道人之非如此類者色色頓殊孔子曰患不知人吾以爲終日相與其類可分雖善矜持自有不可掩者在也

今之論人者於辭受不論道義只以辭爲是故辭寧矯廉而避貪愛之嫌於取與不論道義只以與爲是故與寧傷惠而避吝嗇之嫌於怨怒不論道義只以忍爲是故禮雖當校而避無量之嫌義當明分人皆病其訣而以倨傲矜陵爲節槩禮當持體人皆病其倨而以過禮足恭爲盛德惟儉是取者不辯禮有當豐惟默是貴者不論事有當言此皆察理不精貴賢知

而忘其過者也噫與不及者誠有間矣其賊道均也

狃淺識狹聞執偏見曲說守陋規俗套斯人也若爲鄉里常人不足輕重若居高位有令名其壞世教不細

以麁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汎心看古人元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便加品隲眞孟浪人也

文姜與弒桓公武后滅唐子孫更其國廟此二婦者皆國賊也而祔葬於墓祔祭於廟禮法安在此千古未反一大案也或曰子無廢母之義噫是言也閭閻市井兒女之識也以禮言三綱之重等於天地天下共之子之身祖廟承繼之身非人子所得而有也母之

罪宗廟君父之罪非人子所得而庇也文姜武后莊公中宗安得而私之以情言弑吾身者與我同邱陵易吾姓者與我同血食祖父之心悅乎怒乎對子而言則母尊對祖父而言則吾母臣妾也以血屬而言祖父我同姓而母異姓也子爲母忘身可也不敢讐雖殺我可也不敢讐宗廟也父也我得而專之乎專祖父之廟以濟其私不孝重生我之恩而忘祖父之讐亦不孝不體祖父之心强所讐而與之共土同牢亦不孝二婦之罪當誅吾爲人子不忍行亦不敢行也有爲國討賊者吾不當聞亦不敢罪也不誅不討爲吾母者適戮之元凶也葬於他所食於別宮稱后

夫人而不係於夫終身哀悼以傷吾之不幸而已莊公中宗皆昏庸之主吾無責矣吾恨當時大臣陷君於大過而不顧也或曰葬我小君文姜夫子既許之矣子何罪焉曰此胡氏失仲尼之意也仲尼蓋傷魯君臣之昧禮而特著其事以示譏爾曰我言不當我而我之也曰小君言不成小君而小君之也與歷世夫人同書而不異其詞仲尼之心豈無别白至此哉不然姜氏會齊侯每行必書其惡惡之深如此而肯許其爲我小君耶或曰子狃於母重而不敢不尊臣狃於君命而不敢不從是亦權變之禮耳余曰否否宋桓夫人出耳襄公立而不敢迎其母聖人不罪襄

公之薄恩而美夫人之守禮況二婦之罪彌漫宇宙萬倍於出者臣子忘祖父之重而尊一罪大惡極之母以伸其私天理民彝滅矣道之不明一至是哉余安得而忘言

平生無一人稱譽其人可知矣平生無一人詆毀其人亦可知矣大如天聖如孔子未嘗盡可人意是人也無分君子小人皆感激之是在天與聖人上賢耶不肖耶我不可知矣

尋行數墨是頭巾見識慎步矜趨是釵裙見識大刀闊斧是丈夫見識能方能圓能大能小是聖人見識

春秋人計可否畏禮義惜體面戰國人只是計利害機

械變詐苟謀成試得顧甚體面說甚羞耻

太和中發出金石可穿何況民物有不孚格者乎

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已任以檢身約己爲先圖自有知以至於蓋棺尚有未畢之性分不了之心緣不惟孔孟雖佛老墨翟申韓皆有一種斃而後已念頭是以生不爲世間贅疣之物死不爲幽冥浮蕩之鬼乃西晉王衍輩一出以身爲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元語爲得聖之清以滅理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遊於山水之間爲高人以啣杯於糟麴之林爲達士人廢職業家尚虛無不止亡晉又開天下後世

登臨題詠之禍長惰慢放肆之風以至於今追原亂本蓋開釁於莊列而甚惡於巢由有世道之責者宜知所戒矣

微子抱祭器歸周爲宗祀也有宋之封但使先王血食則數十世之神靈有托我可也箕子可也但屬子姓者一人亦可也若曰事異姓以苟富貴而避之嫌則淺之乎其爲識也惟是箕子可爲夷齊而洪範之陳朝鮮之封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繫纍之臣釋囚訪道待以不臣之禮而使作賓固聖人之所不忍負也此亦達節之一事不可爲後世宗臣借口

無心者公無我者明當局之君子不如旁觀之衆人者

有心有我之故也

君子豪傑戰兢惕勵當大事勇往直前小人豪傑放縱恣雎拚一命橫行直撞

老子猶龍不是尊美之辭蓋變化莫測淵深不露之謂也

樂要知內外聖賢之樂在心故順逆窮通隨處皆泰衆人之樂在物故山溪花鳥遇境纔生

可恨讀底是古人書作底是俗人事

言語以不肖而多若皆上智人更不須一語

能用天下而不能用其身君子惜之善用其身者善用天下者也

麄豪人也自正氣但一向恁底便不可與入道

學者不能徙義改過非是不知只是積慵久慣自家由不得自家便沒一些指望若眞正格致了便由不得自家欲罷不能矣

孔孟以前人物只是見大見大便不拘攣小家勢人尋行數墨使殺了只成就箇狷者

終日不歇口無一句可議之言高於緘黙者百倍矣

越是聰明人越敎誨不得

强恕須是有這恕心纔好勉强推去若視他人饑寒痛楚漠然通不動心是恕念已無更强箇甚還須是養箇恕出來纔好與他說强

盜莫大於瞞心昧己而竊刼次之

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默識得

鄉原是似不是僞孟子也只定他箇似字今人却把似字作僞字看不惟欠確且未減了他罪

不當事不知自家不濟才隨遇長識以窮精坐談先生只好說理耳

沉溺了如神附如鬼迷全由不得自家不怕你明見眞知眼見得深淵陡澗心安意肯底直前撞去到此翻然跳出無分毫粘帶非天下第一大勇不能學者須

要知此
巢父許由世間要此等人作甚荷蕢晨門長沮桀溺知
世道已不可爲自有無道則隱一種道理巢由一派
有許多人皆汚濁堯舜噦吐臯夔自謂曠古高人而
不知不仕無義潔一身以病天下吾道之罪人也且
世無巢許不害其爲唐虞無堯舜臯夔巢許也没安
頓處誰成就你箇高人
而今士大夫聚首時只問我輩奔奔忙忙熬熬煎煎是
爲天下國家欲濟世安民乎是爲身家妻子欲位高
金多乎世之治亂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只於這兩箇
念頭定了嗟夫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

日窮世何貴於有吾輩哉

只氣盛而色浮便見所得底淺邃養之人安詳沉靜豈無慷慨激切發强剛毅時畢竟不輕恁的

以激爲直以淺爲誠皆賢者之過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稱輕重若執偏見曲說昧于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瞽指星聾議樂大可笑也君子恥之

小勇噭燥巧勇色笑大勇沉毅至勇無氣

爲善去惡是趨吉避凶惑矣陰陽異端之說也祀非類之鬼禳自致之災祈難得之福泥無損益之時日宗

趨避之邪術悲夫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即悟之者亦狃天下皆然而不敢異至有名公大人尤極信尚嗚呼反經以正邪慝將誰望哉

夫物愚者眞智者僞愚者完智者喪無論人即鳥之返哺雉之耿介鳴鳩均平專一雎鳩和而不流鴈之貞靜自守騶虞之仁獬豸之秉正嫉邪何嘗有矯僞哉人亦然人之全其天者皆非智巧者也纔智巧則其天漓矣漓則其天可奪惟愚者之天不可奪故求道眞當求之愚求不二心之臣以任天下事亦當求之愚夫愚者何嘗不智哉愚者之智純正專一之智也

面色不浮眼光不亂便知胸中靜定非久養不能禮曰

儼若思安定辭善形容有道氣象矣

於天理汲汲者於人欲必淡於私事耽耽者於公務必疎於虛文燁燁者於本實必薄

聖賢把持得義字最乾凈無分毫利字干擾衆人纔有義舉便不免有箇利字來擾亂利字不得便做義字不成

道自孔孟以後無人識三代以上面目漢儒無見於精宋儒無見於大

有憂世之實心泫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願爲曳屨執鞭若聚談紙上微言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卽品格有清濁

均於宇宙無補也
安重深沉是第一美質定天下之大難者此人也辯天下之大事者此人也剛明果斷次之其他浮薄好任翹能自喜皆行不逮者也即見諸行事而施爲無術反以僨事此等只可居談論之科耳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愼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朗宜駕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羣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

所長非所用也

操進退用舍之權者要知大體若專以小知觀人則卓犖奇偉之士都在所遺何者敦大節者不為細謹有遠略者或無小才肩鉅任者或無捷識而聰明材辯敏給圓通之士節文習熟聞見廣洽之人類不能裨緩急之用嗟夫難言之矣士之遇不遇顧上之所愛憎也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為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為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為賊臣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卒蹈險寧用破綻人

不用尋常人雖豪悍之魁任俠之雄駕御有方更足以建奇功成大務噫難與曲局者道

聖人悲時憫俗賢人痛世疾俗衆人混世逐俗小人敗常亂俗嗚呼小人壞之衆人從之雖憫雖疾竟無益矣故明王在上則移風易俗

觀人只諒其心心苟無他迹皆可原如下官之供應未備禮節偶踈此豈有意簡傲乎簡傲上官以取罪甚愚者不爲也何怒之有供應豐溢禮節卑屈此豈敬我乎將以悦我爲進取之地也何感之有

今之國語鄉評皆繩人以細行細行一虧若不可容於清議至於大節都脫畧廢墜渾不說起道之不明亦

至此乎可嘆也已

凡見識出於道理者第一出於氣質者第二出於世俗者第三出於自私者爲下道理見識可建天地可質鬼神可推四海可達萬世正大公平光明易簡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與授受者是也氣質見識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剛氣多者爲賢智爲高明柔氣多者爲沉潛爲謙忍夷惠伊尹老莊申韓各發明其質之所近是已世俗見識狃於傳習之舊不辯是非安於耳目之常遂爲依據教之則藐不相入攻之則牢不可破淺庸卑陋而不可談王道自秦漢唐宋以來創業中興往往多坐此病故禮樂文章因陋就簡

紀綱法度緣勢因時二帝三王旨趣滂不曾試嘗邈不入夢寐可爲流涕者此輩也已私見識利害榮辱橫於胸次是非可否迷其本真援引根據亦足成一家之說附會擴充儘可眩衆人之聽秦皇本遊觀也而托言巡狩四岳漢武本窮兵也而托言張皇六師道自多岐事有兩端善辯者不能使服不知者皆爲所惑是人也設使旁觀未嘗不明惟是當局便不除已其流之弊至於禍國家亂世道而不顧豈不大可憂大可懼哉故聖賢蹈險履危把自家搭在中間定議決謀把自家除在外面卽見識短長不敢自必不害其大公無我之心也

凡爲外所勝者皆內不足也爲邪所奪者皆正不足也二者如持衡然這邊低一分那邊即昂一分未有毫髮相下者也

善爲名者借口以掩眞心不善爲名者無心而受惡名心迹之間不可以不辯也此觀人者之所忽也

自中庸之道不明而人之相病無終已狷介之人病和易者爲熟軟和易之人病狷介者爲乖戾率眞之人病愼密者爲深險愼密之人病率眞者爲麄疎精明之人病渾厚者爲含糊渾厚之人病精明者爲苛刻使質於孔子吾知其必有公案矣孔子者合千聖於一身萃萬善於一心隨事而時出之因人而通變之

圓神不滯化裁無端其所自爲不可以教人者也何也難以言傳也見人之爲不以備責也何也難以速化也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人言之不實者十九聽言而易信者十九聽言而易傳者十九以易信之心聽不實之言播喜傳之口何由何蹶而流傳海內紀載史冊寃者寃倖者倖嗚呼難言之矣

孔門心傳惟有顏子一人曾子便屬第二等

名望甚隆非大臣之福如素行無愆人言不足讐也

儘聰明底是儘昏愚儘木訥底是儘智慧

透悟天地萬物之情然後可與言性

僧道宦官乞丐未有不許其爲聖賢者我儒衣儒冠且不類儒彼顧得以嗤之奈何以爲異類也而鄙夷之乎

盈山寶玉滿海珠璣任人恣意採取並無禁厲權奪而束手畏足甘守艱難愚亦至此乎

告子許大力量無論可否只一箇不動心豈無骨氣人所能可惜只是没學問所謂其至爾力也

千古一條大路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由之此是官路古路乞人盜蹠都有分都許由人自不由耳或曰須是

根着數聖人走曰各人走各人路數聖人者走底是
誰底路肯實在走脚踪兒自是暗合

功士後名名士後功三代而下眞功名之士絶少聖人以道德爲功名者也賢人以功名爲功名者也衆人以富貴爲功名者也

建天下之大事功者全要眼界大眼界大則識見自別

談治道數千年來只有箇唐虞禹湯文武作用自是不侔衰周而後直到於今高之者爲小康卑之者爲庸陋唐虞時光景百姓夢也夢不着創業垂統之君臣必有二帝五臣之學術而後可若將後世眼界立一代規模如何是好

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惟讀書人不可爲惡讀書人爲惡更無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做官人不可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人矣

自有書契以來穿鑿附會作聰明以亂眞者不可勝紀無知者借信而好古之名以誤天下後世蒼生不有洞見天地萬物之性情者出而正之迷悞何有極哉

虛心君子寧闕疑可也

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眞小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眞君子也

小人亦有好事惡其人則並疵其事君子亦有過差好

其人則並飾其非皆偏也
無欲底有無私底難二氏能無情欲而不能無私無私
無欲正三教之所分也此中最要留心理會非狃於
聞見章句之所能悟也
道理中作人天下古今都是一樣氣質中作人便自千
狀萬態
論造道之等級士不能越賢而聖越聖而天論爲學之
志向不分士聖賢便要希天
顔淵透徹曾子敦樸子思縝細孟子豪爽
多學而識原是中人以下一種學問故夫子自言多聞
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教子張多聞闕疑多見

闕夗教人博學於文教顏子博之以文但不到一貫地位終不成究竟故頓漸兩門各緣資性今人以一貫爲入門上等天資自是了悟非所望於中人其悞後學不細

無理之言不能惑世誣人只是他聰明才辯附會成一段話說甚有滋味無知之人欣然從之亂道之罪不細世間此種話十居其六七旣博且久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辯之

閒中都不容髮此智者之所乘而愚者之所昧也明道在朱陸之間

明道不落塵埃多了看釋老伊川終是拘泥少了看莊

列

迷迷易悟明迷難醒明迷愚迷明智迷人之迷一明則跳脱明人之迷明知而陷溺明人之明不保其身迷人之明黙操其柄明明可與共太平明迷可與共患憂

巢由披卷佛老莊列只是認得我字真將天地萬物只是成就我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只是認得人字真將此身心性命只是爲天下國家

聞毀不可遽信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毀人者賢則所毀者損毀人者不肖則所毀者重考察之年聞一毀言如獲珙璧不暇計所從來枉人多矣

是衆人卽當取其偏長是賢者則當望以中道

士君子高談濶論語細探元皆非實際緊要在適用濟事故今之稱拙鈍者曰不中用稱昏庸者曰不濟事

此雖諺語口頭余嘗媿之同志者盍亦是務乎

秀雅溫文正容謹節淸廟明堂所宜若蹈湯火袵金革食牛吞象之氣塡海移山之志死孝死忠千摧百折未可專望之斯人

不做討便宜底學問便是眞儒

千萬人吾往赫殺老子老子是保身學問

親疎生愛憎愛憎生毀譽毀譽生禍福此智者之所耽耽注意而端人正士之所脫畧而不顧者也此箇題

自考人品者不可不知

精神只顧得一邊任你聰明智巧有所密必有所疎惟平心率物無毫髮私意者當疎當密一準於道而人自相忘

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學識甚氣度甚作用漢之粗淺便着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何見三代以前景象

眞是眞非惟是非者知之旁觀者不免信迹而誣其心況門外之人況千里之外百年之後乎其不虞之譽求全之毀皆愛憎也其愛憎者皆恩怨也故公史易信史難

或問某公如何曰可謂豪傑英雄不可謂端人正士問某公如何曰可謂端人正士不可謂達節通儒達節通儒乃端人正士中豪傑英雄者也

名實如形影無實之名造物所忌而矯偽者貪之聞修者避之

遺葛牛羊亳衆往耕似無此事聖人雖委曲教人未嘗不以誠心直道交隣國桀在則葛非湯之屬國也奚問其不祀即知其無犧牲矣亳之牛羊豈可以常遺葛伯耶葛豈眞無牛羊耶有亳之衆自耕不暇而又使爲葛耕無乃後世市恩好名沾沾煦煦者之所爲乎不然葛雖小亦先王之建國也寧至無牛羊粢盛

哉即可以供而不祭當勸諭之矣或告之天子以明正其罪矣何至遺牛羊往爲之耕哉可以不告天子而滅其國顧可以不教之自供祭事而代之勞且費乎不然是多彼之罪而我得以藉口也是伯者假仁義濟貪欲之所爲也孟子此言其亦公劉太王好貨好色之類與

漢以來儒者一件大病痛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見識作爲不如古人此其大都至於風會所宜勢極所變禮義所起自有今人精於古人處二帝者夏之古也夏者殷之古也殷者周之古也其實制度文爲三代不相祖述而達者皆以爲是宋儒泥古更不考古昔眞

僞今世是非只如祭祀一節古人席地不便於飲食故尚簠簋籩豆其器皆高今祭古人用之從其時也子孫祭祖考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而簠簋籩豆是設可乎古者墓而不墳不可識也故不墓祭後世父母體魄所藏巍然邱壠今欲舍人子所覩記者而敬數寸之木可乎則墓祭似不可已也諸如此類甚多皆古人所笑者也使古人生於今舉動必不如此

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講學著述人未嘗盡試所言恐試後縱不邪氣其實成箇事功不狼狽以敗者定不多人

呻吟語卷之四終



